《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四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四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第四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真帖

風雲傲劫

柳殘陽

小說專輯75

《第四冊》

風雲傲切

第四冊

柳殘陽 著

武老二嘿嘿地道：

「你會說話，我會讓你永遠都說不出話來。」

他的話聲剛剛在半空中飄逝，一個黃衣漢子已快地抽劍來，猛地朝光頭劉刺去，武老二親手教導的紅、黃衣漢子是神騎旅的執法者，他們屬於獨立個體，僅受命於武老二指揮，武老二只要略略示意，這些人即會爲他賣命。

光頭劉那會想到自己只圖一時之快而招來殺身之禍，他急忙的縮身，但，黃衣殺手的劍太快了，在猝不及防下，他的肚子上還是給穿了一劍，鮮血如水樣的噴出來，立刻引起光頭劉那批兄弟的大叫！

帖覇吼道：

「統領，老劉是我手下……」

武老二冷冷地道：

「你已違反組合的禁制，你和你那一組的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自現在起，我要你們全組的人全砍斷一條腿，讓你們知道叛組者的效果！」

帖覇大笑道：

「好呀，武統領，我帖覇一直爲組合拼命，也對你十分尊敬，想不到你是非不分的用這種手

段對付我的手下，現在我當著大家宣佈脫離組合，從現在起，我已不屬於你的統馭，咱們恩斷情絕……」

由於光頭劉被殺，帖覇的手下二十來條漢子，已怒不可遏的要拼命了，帖覇這種聲明，立刻得到他們的迴響，頓時鼓燥的擁向帖覇，表示追隨到底……」

帖覇抱拳道：

「關兄，願意讓小弟跟隨你麼？」

關山月大笑道：

「當然，咱們永遠站在一起。」

胡七大笑道：

「好呀，帖覇，你眞是條漢子。」

武老二和鐵脚龍的臉頓時變成死灰，雖然帖覇的叛逆行動對整個組合影響並不很大，畢竟這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武老二沉聲道：

「帖覇，立刻回頭，否則格殺！」

帖覇大笑道：

「太晚了，我帖覇的話從不更改，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會皺一下眉頭，武統領，你別妄想了……。」

上官予低聲道：

「帖覇，咱們都是好朋友，希望你三思……」

帖覇搖搖頭道：

「上官兄，這也許是神騎旅的報應，當年關統領不也是爲兄弟叛幫而瓦解，武統領曾領導別人毀了神騎旅，今天又逼我脫離，這像是當年的翻版。」

薄慶虎大聲道：

「不同呀，老帖，別傻……」

武老二已冷冷的道：

「別勸了，頑石不點頭，你們給我殺……」

那個「殺」字在舌頭上溜轉，紅、黃衣殺手已酷冷的扯出了劍，他們是武老二親手調教的高手，個個都是劍道高手，二十多個超級殺手向帖覇和他的兄弟撲來，雙方頓時交熾成一片殺聲！

帖覇的劍已如雨點洒出，罵道：

「兄弟，拼吧，不拼者死……」

他出手快，劍法高，一下子就斬了兩個黃衣漢子，武老二向鐵脚龍斜睨了一眼，道：

「幹了他……」

鐵脚龍和武老二之間已有多年默契，他知道武老二是命他殺帖覇洩憤，鐵脚龍點了頭道：

「通通上！」

那個「通通上！」已告訴了上官予和薄慶虎，不論交情如何，今天是不會輕饒帖覇，上官予身子一幌，道：

「老帖，得罪了。」

他和薄慶虎畢竟還念一點交情，明知這次出手必定拼命，口頭上還是打聲招呼，帖覇面臨恁多黃、紅衣高手，已覺力有未逮，若再加上上官予和薄慶虎，他知道自己不拼不行了，他的劍如水樣的洒出，道：

「來吧，兄弟，誰也不會留情！」

鮮血如水樣的噴洒，劍刀幌動，帖覇在拼命，他的兄弟也在拼命，拼命是唯一求生的方法，雙方殺伐慘烈、慘叫不絕，而人也不停的倒下……

關山月知道是時候了，他幌身撲過去了，他向武老二撲去，胡七跟著過去，兩個人幾乎是同一心意，乘這亂勢中給武老二一個痛擊。

天龍斬顫起一點銀弧，快速而玄妙的向武老二的身子在幌動，他能創立神騎旅果然有一套，在幌移中，一劍已敲向天龍斬，而借那一敲之勢，一蓬劍浪反攻向關山月。

關山月心中一凜，道：

「好劍法。」

他急速的一挫身子，劍已迎了上去，兩個人的身子如飄舞在空中的蟲蛾，那麼快速的交錯在一起，兩柄劍幾乎交錯成一道銀網……。

胡七的劍也在揮洒，但，鐵脚龍不給他機會，僅幾個照面，胡七已喘了，他知道自己的心症又要犯了，咬咬牙，一連射出六劍，果然逼得鐵脚龍退了好幾步，鬼谷子猛地將胡七推了開來，一掌拍在鐵脚龍的胸脯上，那一掌居然將鐵脚龍打的翻了個身，哇地一口鮮血噴了出來，胡七一楞，道：

「先生，你會武功……」

鬼谷子冷冷地道：

「別忘了，華陀是醫者，也是武者，我一直不想傷武制人，可是神騎旅的人已侵犯了我山谷，那位關少主爲父尋仇，而我要爲我的一畝三分地爭到底！」

鐵脚龍顫聲道：

「老鬼，你裝佯，你是個練家子！」

鬼谷先生嘿嘿地道：

「不錯，我是個練家子，可惜你們發覺的太晚了，鐵脚龍，我要你死……」

他的出手太快了，鐵脚龍的話聲方落，鬼谷先生的掌又到，鐵脚龍悶哼一聲，人已向前撲去，顫聲道：

「武老二，咱們毀了……」

那知武老二嘿嘿地道：

「不會，他們一個也跑不掉！」

劍法如神，將關山月逼退了好幾步……

鬼谷子朝前踏出一步，道：

「小友，我來助你。」

關山月苦笑道：

「前輩，不要……」

他底下的話還沒吐出來，鬼谷先生已貼在他的身邊，兩個人已貼的那麼近，鬼谷先生突然低聲道：

「小友，你今夜不該來。」

關山月一怔道：

「前輩，爲什麼？」

鬼谷先生嘿嘿地道：

「因爲你會送命……」

他的話聲甫落，鬼谷子的右手突然向前拂來，關山月只覺胸口如被針撞一樣，砰地一聲，人已平飛出去，他只覺氣血往前一湧，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人已往下栽去，這種意料不到的變化太快了，胡七大惊道：

「先生，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鬼谷子面上如罩寒霜的道：

「他該死，我已等了太多年了！」

關山月自地上歪歪斜斜的爬起來，道：

「你和我有仇……」

鬼谷子搖搖頭道：

「你不夠格，我指的是你爹！」

武老二的劍已指在關山月的胸前，嘿嘿地道：

「姓關的，你也許不知道，鬼谷先生才是我們神騎旅的大老板，我和老二退居在後，神騎旅是他一手策劃的，他目的就是要引你老爹上山……」

劍朝前指，他要殺了關山月。

鬼谷子怒聲道：

「不准殺他……」

武老二果然將劍一收，微異的道：

「這種人能留麼？他的禍患！」

鬼谷子冷冷地道：

「你眞蠢，咱們策劃那麼多年爲的是什麼？就是要等關敏送上門來，別忘了，他爹握有神騎旅多年積存的黃金，當年你不是要取得這批黃金才背叛關敏麼？」

武老二一呆道：

「我是氣昏頭了，連這件事都忘了！」

他的手奇怪的往關山月身上點去，關山月身子一顫，穴道立刻受制，鐵脚龍滿嘴鮮血的道：

「鬼先生，你既然是我們的幕後大老板，爲何不念交情的把我鐵脚龍打成這個樣子……」

鬼谷先生冷冷地道：

「你是什麼東西？不過是關敏身邊的一條狗，留下你，那批金子還要分你一份，鐵脚龍，你太蠢了！」

鐵脚龍大叫一聲道：

「我錯了……」

武老二嘿嘿地道：

「白居英，不能留你了，留下你，你那張破嘴會像狗一樣的亂吠亂叫，咱們的合作關係到此爲止！」

一劍射在鐵脚龍的胸口，他慘叫一聲而死！

胡七目眥額裂，厲聲道：

「武老二，他是你兄弟！」

武老二大笑道：

「兄弟又怎麼樣？利害衝突下，兄弟就不值錢了，當年神騎旅結盟的事已因關敏的瓦解而消逝，老七，你也活不下去了……」

胡七怒聲道：

「你這惡魔……」

他想衝過去拼命，但鬼谷子已握住他的手臂，胡七怒聲道：

「先生醫道稱世，我一向佩服，以你今天的作爲，我胡七實在不敢恭維，鬼谷先生，我不明白，你留我在身邊那麼多年，爲何不殺我……」

鬼谷子冰冷的道：

「你還有利用的價值，留著你，是要從你身上引出關敏，否則以武老二的脾氣他會容你在葯王谷隨處走動麼？別以爲自己隱藏的很好，你的行踪全在我們掌握中……」

胡七憤怒的道：

「我眞是瞎了眼！」

他從地上拾起一柄刀，便往自己腦袋上砸！

關山月突然道：

「七叔，死不是辦法！」

胡七的刀倏地往地上一擲，喘聲道：

「小關，咱們落在人家手裏還有機會麼？」

關山月大笑道：

「有，只要有理，只要有一口永不磨滅的正氣，雖千萬人也不敗，雖刀劍加身也不死，他們暫時佔點上風，爾後必潰敗不已……」

當眞是豪情萬丈，氣魄奪人，胡七本來還很悲觀，經關山月那種不畏死生的豪氣一激，只覺勇氣十足，他喃喃地道：

「看了你，使我又恢復年青時候的豪勇了……。」

突然——

武老二和鬼谷子的身子同時向前掠去，他倆在帖覇面前一站，鬼谷子沉聲道：

「你還不住手。」

帖覇心裏一寒，情不自禁的果然放了手，平常他和鬼谷子尚很熟稔，覺得這鬼谷先生不但醫術驚人，待人也和藹可親，那知今日面色一板，又有一番寒意，能寒到人的心底，使人被他那股寒意所懾。

帖覇氣洩的道：

「要殺要剮隨你啦。」

帖覇一停手，他那批兄弟也如洩了的氣球，個個任人擺佈，全扔了劍刀，靜候武老二和鬼谷子的發落。

但帖覇畢竟還像條漢子，生死已全不在意。

鬼谷子冷冷地道：

「想死也不容易，那要由我決定！」

帖覇冷冷地道：

「鬼谷先生，你倒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人前一個樣，人後又一個樣，全神騎旅的兄弟從沒想到你是咱們的大老板，而武老二也不像是個甘屈人下的人……」

武老二嘿嘿地道：

「如果鬼谷先生那麼容易讓人了解，他也不叫鬼谷子了，帖覇，你還不認罪！」

帖覇大聲道：

「鬼谷子卽是咱們的大老板，那咱們便把話說明白，先生必已看清楚一切事情的發展了，兄弟造反是姓武的一手逼成，我帖覇有何罪可認……」

他不愧是個硬漢子，在這節骨眼上依然挺下來。

鬼谷子冷冷地道：

「我自會處置，也會給大夥一個交待……」

一揮手，鬼谷先生道：

「通通押進地牢裏！」

關山月向帖覇大笑道：

「兄弟，你怕不怕死！」

帖覇也大笑道：

「怕死就不反了，兄弟，咱們能死在一塊也是人生一大快事，黃泉路上也有伴，關兄，路上咱們不會太寂寞，我們可以狂歌行，也可携手遊！」

豪情千雲，熱情沸騰，在這頃刻間更見人性，這兩條漢子確實是令人敬佩的血性丈夫，僅這份氣勢和豪氣已令人折服不已。

武老二怒聲道：

「得意吧，不久你們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揮揮手，那些紅衣黃衣漢子已將關山月、帖覇和胡七押去了，沿路，只聽這兩人暢聲大笑，根本沒將這些人放在眼裡。

望着他們的背影，上官予道：

「如果不是敵對，我還眞願意和他們交個朋友！」

他還想說下去，可是他看見武老二的眼神了，上官予和薄屢虎互視了一眼，底下的話急忙縮了回去。

武老二低聲道：

「先生準備如何處置姓關的？」

鬼谷先生哼地一聲道：

「咱們這幾年等的是什麼？是要姓關的人頭？還是那批黃金？我兩樣都要，你要負責逼出來……」

武老二連聲道：

「會的？姓關的不是鐵鑄的漢子，即使他是鐵打的，我也要揑出他的骨髓來，先生會看到的……」

酷厲的話語，殘絕的字眼，聽的令人毛骨悚然。

二十四

一縷灯影顫動的散射着昏黃的光暈，三柱信香，青煙嫋嫋的升起，清脆的木魚聲，隨著那縷縷青煙篤篤的响個不停，唸完金剛金，鬼谷夫人行叩拜禮畢，望着莊嚴肅然的佛像，暗暗爲蒼生默禱，爲這世間祈福，鬼谷夫人忙齊禮佛多年，心懷慈悲，濟世救人，在她的德澤下，葯王谷四週鄰里，不知有多少人蒙其廣被，遂有聖醫鬼谷、慈悲夫人之名並不遜於鬼谷先生威揚。

丫環小翠見老夫人禮拜已畢，立刻送上香茗，老夫人輕喝一口，道：

「下去吧，我要靜一靜……」

半個月來，老夫人平靜的心湖始終被一股莫名的恐懼所干擾，她只覺心裏慌亂，坐立不安，彷彿有種大禍臨頭般的慌恐，以一個終年忙齋唸佛的人來說，這種不安的心結是種不祥之兆，她知道葯王谷有禍臨頭了……

她企求神佛能庇佑這個山谷，也企求上蒼憐鬼谷先生一生行醫，能化解這場大難，但，她不知道禍從何起？難由何生？希望上蒼能給她一個明示……

老夫人在沉思中被一陣脚步聲驚醒，她舉目望去，只見鬼谷先生喜孜孜地的走了進來，老夫

人站起來，道：

「什麼事那麼高興？」

鬼谷先生嘿嘿地道：

「夫人，咱們要發達了，還記得那個關敏麼？他的兒子給我們活逮了，我要報仇，我要他的兒子跟咱們的兒子一樣，死的不得其所！」

老夫人心裏霍地一震，這是多可怕的思想，她知道禍端由此開始，自己的夫君居然忘不了二十餘年前的那股仇那股恨，她這許多年來要極力化解揮過往的舊事，想不到鬼谷先生始終耿耿於懷……

老夫人顫聲道：

「關敏的兒子，老伴，你算了吧，人家孩子可沒跟咱們有仇，上代的事跟他可扯不上關係——」

鬼谷先生面上一冷，恨恨地道：

「我忘不了，忘不了關敏那個老匹夫如何絕情的眼看着咱們的兒子斷氣，他使咱們鬼谷家斷了後，絕了煙火，老伴，這是血海深仇，只要有三分人性，決不會忘掉這件往事……」

他彷彿又看見自己的兒子躺在小床上，蹬著一雙絕望而希冀的目光望着自己，自己雖然醫技名滿天下，但却醫不了自己兒子的病……

那是絕症，沒有法子醫的絕症。

唯一能延續他生命的只有七陽子寶血，傳說七陽子是條舉世罕見的金蛇，牠終日要吸收日月的精華，每七年才長一寸的小蛇，七陽之意，謂這條小金蛇已有七歲的蛇齡，可是延續他兒子的生命最佳葯物，巧的是關敏在迢迢漠野中得到這條七陽子……

七陽子的血是天下解毒和滋養聖品，普通人喝了能強身體魄，練武者能增加數十年功力，關敏擁有這樣的寶物，自然視成異寶，而鬼谷子正好需要牠……。

鬼谷子和夫人爲了自己的兒子，可惜遠涉千里親自上神騎旅，向關敏企求這條七陽子……關敏當場拒絕了他，而趕出鬼谷子夫婦！

鬼谷先生彷彿眼前又看見了昔日那一幕，他咬牙道：

「夫人，還記得小寶臨去的那一幕麼？」

夫人全身一顫道：

「怎麼不記得？他瘦的只剩一張皮包著骨頭，一雙小眼珠子瞪的老大老大的，他嚷著娘嚷著爹，而我們夫婦却一籌莫展的眼看著他嚥了氣！」

說到這裡眼裡已湧出一片淚水，喪子之痛的慘情，並未隨著二十多年的歲月而磨逝，他記憶

猶新的咀嚼着昔日那些苦難的日子……

鬼谷先生咬牙道：

「這就是我殺關敏的原因……」

老夫人顫聲道：

「你報復的還不夠麼？神騎旅不是已瓦解了麼？關敏也給你弄的踪影全無，老伴，算了。」

哼，鬼谷先生冷哼道：

「關敏讓我絕後，我也要他斷根！」

老夫人臉色蒼白的道：

「你要殺那孩子？」

鬼谷先生眼裡散射著一股駭人的凶光，道：

「不錯，這是天助我，也是關家的不幸，誰叫他送上門來……」

老夫人咬牙道：

「夫君，別妄殺，咱們雖然絕了後，可是咱們也給了人家痛苦，這事該扯平了，在佛祖前，你寬恕他們。」

搖搖頭，鬼谷先生冷笑道：

「不要管我，我決定的事誰也管不着……」

老夫人顫聲道：

「你會給自己帶來禍患，記住，殺人者死，殺了關敏的兒子也未必能解開你心頭之恨，何不放下屠刀，從平凡中尋求一份心安呢！」

禪道在心，佛祖在善，這是點化！

這些點化對一個內心充滿了恨意，積壓無數怨意的人是產生不了作用的，鬼谷先生眼裡散射著一股凜烈的殺氣，鼻子裡重重哼了一聲，扭身走了！

老夫人一守，連聲道：

「阿彌陀佛……」

她知道這是佛云中的刼數，憑著自己的一份慈悲心，已挽回不了她郎君的血腥心腸……

黑坳坳的斗室中，僅有一盞油灯在那裏閃亮，關山月和胡七坐在牆角裡，帖覇倒瀟洒的睡在乾草堆上，呼呼地睡了起來，胡七却不同了，他那雙目梢子一直在這地室中瀏覽，希望能找出一個可以出去的地方，看了半天，他知道沒希望了，除了那個唯一的出口外，他實在看不出還有那個地方能讓他們逃脫……

關山月淡淡地道：

「七叔，別看了，咱們沒路可逃！」

胡七差點沒跳起來，他失望道：

「咱們只有等死了。」

他突然覺得十分失望，頹然的坐在地上，臉上露出一副懊惱之色，氣的他在地上直捶地上。

帖覇被他吵醒了，道：

「老頭子，別吵，我還要睡呢。」

胡七哼地一聲道：

「睡個屁，待會兒你連命都沒有了，看你還有沒有心情繼續睡！」

帖覇臉上大笑道：

「頭掉了不過碗大了疤，有什麼看不開的，老頭，我帖覇什麼都怕，就是不怕死，武老二是個狠角色，鬼谷子更狠，居然操縱了神騎旅那麼多年而我們確不知……」

胡七默然了，他隨鬼谷先生那麼多年，竟沒有發現鬼谷先生才是眞正的大老板，差點推心置腹把內心的話都說出來，最令他懊惱的是自己一切行藏盡落人家眼裡，如果關山月不硬闖葯王谷，那後果還眞不敢想像呢……

帖覇睡意沒有了，在地上踱了半天步子，突然道：

「兄弟，咱們今夜走……」

胡七詫異的道：

「走，怎麼走？」

帖覇嘿嘿地道：

「別忘了，這裡是神騎旅的地盤，我也是中堅的角色，在這裡，我也關過人，這間地室雖然嚴密的無處可走，那是對外人有用，對我，嘿嘿，他們就差了……」

胡七大惊道：

「這裡有通路？」

帖覇嘿嘿地道：

「通路倒沒有，地道倒有一個，知道的人不多，還是我手下兄弟發現的，爲了那個地道，我還將它封了口，想不到我帖覇還要利用它來逃生！」

胡七釋然的道：

「托天之幸，我們有救了。」

帖覇搖搖頭道：

「別高興的太早，地道能通往那裏連我也不知道，咱們即使出去了，說不定還有一場好拼…

……」

胡七嘿嘿地道：

「只要有路就行了，帖覇，地道在那裏？」

帖覇瞄了關山月一眼，道：

「就在老關身下那堆稻草裏，只要掀開石蓋子就有一條地道，我曾下去過，裡面很黑也很濕，至於能通到那裏，那就要看咱們的運氣了。」

胡七大笑道：

「咱們還等什麼？走啊！」

關山月淡淡地道：

「七叔，這次出去免不了會有一場硬拼，你撐的下去麼？」

胡七想了想道：

「能爲我大哥盡一分力，雖然死了也無遺憾，更何況我這條命能拖延這麼多年已是撿來的，小關，別擔心我，關老大的仇是非報不可……」

他一掃病容，臉上露出一種視死如歸之色，豪情萬里，雄威依舊，說的眞情熾熱，熱情感人，關山月感動的看了這位父執輩一眼，道：

「謝謝你，七叔，爲家父的事使你……」

胡七打斷他的話聲道：

「什麼話都別說，我們要爲老爺子洗雪怨仇……」

在那堆稻草堆中果然有塊石板，由於年代久遠，如無人指點，決不會發現石板之後，尙有通路，帖覇猛地跳了進去，沿著石階往前走去，果然是條不知道往何處的地道，三個人魚貫而行，居然沒有盡頭……

突然！

有一股煙霧從身後湧了過來，關山月眉頭一皺，道：

「一定有人發現咱們逃了，他們似乎想用煙熏死咱們，帖覇咱們走快點！」

三個人疾步而行，終於有個轉彎之處，也有一絲光暈投入，帖覇在轉角處發現有一巨室，三個人才踏進室中，斗然發現地上躺着七八具骷髏，這些死者俱因年代已遠，僅餘白骨，但，人人身邊俱有使用兵器在旁，胡七訝異的向這些死者望去，突然惊叫了起來，只見他滿臉悲戚，一副憤怒之色，眼眶裡已盈然着晶瑩的淚光。

關山月一震道：

「七叔，怎麼啦？」

胡七顫聲道：

「瞧瞧這些頂天立地的漢子，可全是當年神騎旅的老弟兄，他們跟着關老大出生入死，不知歷經了多少仗役，想不到他們竟會死在這裡……」

關山月一惊道：

「七叔，他們是我爹的手下……」

胡七拭拭眼淚，道：

「錯不了，我雖然從他們的骨頭上認不出來，可是從這些兵刃可看出來，瞧，那個用大鐵錘的就是過三錘，江湖上用這種武器的僅此一人，另一個用大鐵剪的，是有名的剪一刀，他的大剪也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這些獨特的武器足可證明就是他們，小關，當年黃昏谷中血戰，咱家兄弟失踪不少，原來是給武老二和鬼谷子押來這裡，好呀，武老二，你這卑劣的小人……。」

帖覇不解的道：

「他們怎會死在這裡呢？」

胡七大聲道：

「道理跟現在一樣，他們也一定是發現了這個地道，匆匆向這裡逃生，而武老二僅僅追殺他們，也是用煙霧嗆死他們，可惜他們沒有咱們這麼幸運……」

話聲未落，遠處傳來武老二那獨特的怪笑聲，道：

「你們也未必幸運，這些霧煙全是我們鬼大老板特製的毒霧，吸入一點誰也別想活過去，嘿嘿，鬼大老板故意把你們關在這裡，就是要等你們進入地道，唯有這樣你們才會說眞話……」

胡七罵道：

「媽的，武老二，你想知道什麼？」

隱在暗中的武老二嘿嘿地道：

「我要那批金子，神騎旅的存金，關山月，你老子一定告訴你那批金子的藏處，說出來，免你一死，否則，你們全部葬身此處，跟那些死者一樣。」

胡七罵道：

「武老二，我們可不是嚇大的，你他媽的有本事使出來吧，我不信你這黑心肝的東西能逍遙一輩子！」

武老二嘿嘿地道：

「胡七，我是跟姓關的說話，你給我閉嘴！」

關山月眉頭一皺，道：

「七叔的話就是我要說的話。」

武老二冷笑道：

「行，關山月，你既然不想活，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三天後，我會來收屍，你不說，你老爹還是會說，我不信他會躲到地縫裡去。」

說完再也沒聲音了，顯然已走了。

而那層毒霧愈來愈濃了，關山月急速道：

「閉住氣，可不能吸一點！」

帖覇苦笑道：

「兄弟，咱們能蹩多久，眼下最好的法子就是快離開這裡，否則咱們就跟地上的這些兄弟一樣躺著等死吧。」

胡七黯然的道：

「有路麼？如果有路，這些老兄弟就不會死了。」

眞的，那裏有路，石室除了那幾具屍骨之外，那裏有半條通路，關山月瞬快的向石室中瞄了一眼，他耳中已聽到淙淙滴水之聲，腦中意念電閃，道：

「聽見沒有，有滴水的聲音！」

胡七嘆了口氣，道：

「這種地道久年不見陽光，自然會有……」

關山月正色道：

「不，至少這裡應有通風之處……」

不錯，他們進入這麼久了，呼吸上並無壓迫之感，關山月極致冷靜的退了出去，他發現石室旁邊有個小洞，那淙淙之聲正是從這洞裡傳過來，而一般涼風已吹了過來，他急急地道：

「這裡是通風的地方……」

胡七瞄了一眼道：

「這是個小狗洞，咱們難不成要爬狗洞！」

帖覇大笑道：

「只要能活命，偶而當成狗也無所謂……」

此刻那層毒霧愈來愈濃，衆人只覺呼吸日漸困難，三個人功力深厚，尚能勉強支撐，但時間一久，必會吸進那些毒霧，關山月一咬牙，低聲道：

「咱們總得試試運氣！」

他知道時間已刻不容緩，一縮身已進入那小洞之中，那小洞僅能容一人之身，他急速的向前爬去，胡七和帖覇兩人已尾隨而來。

這洞也眞玄奇，就那麼寬厚，一個人剛好容身，身子却又貼著石壁，關山月知道要有通路幾個人才能活命，一路爬去，洞口已隱隱而現，而陽光也已透了過來，關山月播開蔓蔓草叢，只見這裡又是一個局面，滿山滿谷的野花，香風陣陣飄來，與先前那種毒霧掩鼻的感覺截然不同，他長吸一口氣，眞有隔世之感。

他終於爬出洞來，播開草蔓，只見蒔花遍野，紅的黃的白的，陣陣香氣隨風而來，清新舒暢，就在他拍打身上泥土草梗之時，耳際已傳來隆隆之聲，心裏一惊，帖覇和胡七已隨後而至！

帖覇朝這四週一瞥，神色倏地慘變，面上露出萬分驚恐之色，他顫聲道：

「咱們怎會又落在這裡……」

胡七一怔道：

「怎麼？帖覇，那裏不對？」

帖覇顫聲道：

「大盤崖的絕命神君，咱們是自投絕路……」

胡七怔怔地道：

「大盤崖絕命神君又是怎麼回事？你老帖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怎麼此刻怕成這個樣子？嗯？」

帖覇急聲道：

「什麼都不要多問，咱們快走！」

看他怕成這個樣子，連胡七也覺得駭怕起來，他雖然不知道大盤崖絕命神君是何許人？一看帖覇那個樣子，必然是個不好惹的人物，可是即使是不好惹的人物，咱們也沒犯他，只不過無意闖進來而已，難道他會以這個理由宰了他們不成，心裏雖然狐疑，但，他相信帖覇害怕必定有害怕的理由，只有默默的跟著帖覇！

遠處隆隆聲傳來，彷彿天崩地裂似的，關山月隨聲尋去，已遠遠看見一個赤著上身的漢子在那裏練習掌力，他雙掌如飛，掌掌擊在崖石上，那隆隆之聲便是這樣發出來的，這人掌勁深厚，力有劈山之能，關山月看的心裏大惊，想不到世上有這麼高明掌力之人……

帖覇顫聲道：

「神君之徒，宇文化，有大力神掌之譽。」

大力神掌宇文化之名倒是遍傳江湖，可惜眞正見過他的人不多，可是，由今日所表現的掌力上，可見此人果然是名不虛傳，眞有開山裂石之功。

胡七低聲道：

「咱們繞路吧，少惹這個人！」

帖覇苦笑道：

「路就在他身後，咱們非經過他身邊不可！」

胡七一呆道：

「這麼說咱們非跟他碰面不可了……」

那知就在這低低話語間，大力神掌宇文化突然轉過頭來，兩隻眼珠子炯炯有神的瞪向這裡，他額上汗珠如豆，胸前毛聳聳的，滿身汕漬却不損絲毫威猛，這三個人站在樹後，只覺此人那雄武的樣子令人產生一種懼意。

宇文化嘿哈一聲道：

「朋友，看夠了吧。」

居然知道他們藏身樹後，這人不但功力高強，連耳目也是那麼聰慧，可見他不是個普通人物。

關山月緩緩行出，道：

「兄台好功力，佩服，佩服！」

宇文化似乎也是一楞，沒料到藏身樹後的會是個這麼健朗的年青人，他眉頭一皺，道：

「你們是什麼人？居然敢來大盤崖……」

帖覇拱手道：

「宇文兄見諒，我們……」

宇文化瞪了帖覇一眼，道：

「我記起來了，你是前頭神騎旅的小子，我們和那個鬼老頭有約在先，他的人不准踏進大盤崖，我們也不會上葯王谷，誰要違了約定，嘿嘿，那就格殺不論……」

帖覇一呆道：

「我！」

他想說自己是無意闖進來，誰知宇文化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用手一指，叱道：

「沒理由可說，你們通通得死……」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宇文兄好霸的口吻，我們不過是誤闖進來，也未必犯了死罪，宇文兄口口聲聲要我們死，難道世上除了死之外，別無他途可行了麼？」

宇文化一怔，嘿嘿地道：

「天下敢用這種口吻跟我說話的人可不多，你這小子居然敢頂撞老子，可見你是個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行，好樣的，我宇文化敬重的就是這樣的漢子，你只要能接下老子三掌，大盤崖就……」

耳邊只聽一聲冷聲道：

「他就是能接下三掌，還是不能活著離開這裡……」

這人話語冰冷，有如冰渣子襲體一樣，但宇文化對這人的話語是言聽計從，連忙恭聲道：

「是，師父……」

而說話的人始終沒有現身，不知隱在何處？

宇文化雙目一寒，道：

「聽見沒有，我師父已交待得很清楚了，你們三個是死定了，我就是想饒了你們都不行……。」

胡七怒聲道：

「誰怕誰？我們忍讓，你倒以為我們真怕你。」

宇文化瞄了胡七一眼，道：

「病伕，你最好站遠點，因為你挨不起我一掌！」

胡七聞言大惊，想不到這個看來粗黑粗氣的宇文化眼力這麼敏銳，能一眼看出胡七的病情來，其實胡七心疾多年，臉上終年黃臘臘的，稍有留意，就可看出他身罹重病，只是這多年來已把他磨的神智昏沌，沒有仔細去想，否則他也不會那麼吃惊了。

胡七怒聲道：

「我不怕死！」

關山月上前道：

「宇文兄既然執意要動手，我接下了……」

宇文化嘿嘿地道：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三個中數你最強，殺了你，另兩個就不足慮了，我這個人從出道到現在沒用過兵刃，雖千萬人我也是以掌應敵，你拔劍吧！」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我也用掌……」

宇文化聞言先是一楞，繼之仰天大笑，道：

「小子，你太狂了，天下有誰不知道我宇文化的雙掌舉世無雙，能接我三掌的人不多，你最好還是玩劍！」

關山月冷冷地道：

「硬劈硬砸，那是蠻力，掌法是講求變化，你力大無窮，却像個蠻牛，對付靈巧的就未必佔著便宜！」

宇文化聞言大怒道：

「你敢瞧不起我的掌法！」

空中適時又傳來那窘老的話聲，道：

「他說的沒錯，這小子能一語道破你掌法的缺點，可見得這小子門道很高，你要贏他可要多下點功夫了，可別給我丟人，如果輸了，你最好自己抹脖子死了，別讓我再看到你！」

宇文化恭身的道：

「弟子知道。」

他的臉色忽然沉落的有如寒冰一樣，長吸口氣，雙臂青筋暴起，一雙眼珠子逼射在關山月身上，那樣子直像要把關山月吞進肚子裏……。

宇文化瞪眼道：

「來吧，誰也不客氣？咱們是不死不休……」

關山月冷冷地道：

「拼命了。」

宇文化雖然狂妄，他可不敢小看關山月，師父能說這小子不錯，一定有其道理，雙掌一錯，兩道掌影已如山的拍來，掌影翻騰下，層疊的掌浪已向關山月推來。

關山月已了解宇文化的功力奇厚，決不遜於自己的掌勁，他知道自己不可力敵，唯有智取，一是身形，人已移向一邊，而右掌也疾速拍出！

兩個人的身法都是極其快速，旋轉的身法和疾拍的掌法，皆是罕見的身法，眨眼間，兩個人已交換了十多掌，却無法分出高下。

宇文化心裏暗中驚駭，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看來並不很出色的年青人居然能和自己不分軒輊，對以一個靠掌法起家的人來說，是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他想像中，自己最多在八掌之內便能結束這次交手，而數十回合過去並未佔有半點便宜，憤怒之下，他的怒火燃燒……

他厲聲道：

「有種接我一掌。」

關山月淡淡地道：

「正想試試。」

兩個人幾乎是同一動作，右掌同時斜推，兩股浩瀚的大力已碰觸在一起，轟然聲中，兩個人的身形已由貼近而驟然分開，雙雙都在晃動著踉蹌的脚步。

關山月胸前起伏，喘聲道：

「果然厲害。」

要知關山月本身的修爲已達極高之境界，江湖上能和他對搏的人並不多，而宇文化能將他震

的喘聲呼呼已是不平常的事，他這聲厲害確實是由衷之言。

但，這話落入宇文化耳中就不同了，他素以掌力雄厚自許，普天之下尚未遇過敵手，今天，自己居然連個無名小子都打不過，心裏那股窩囊簡直是非言語所能表達，他幾乎要吐血了。

宇文化大叫道：

「你才厲害。」

他將全身掌力俱蓄集在右手之上，準備傾力一擊，那知他那個始終沒有露面的師父已冷哼道

「蠢蛋，你眞丟人……」

宇文化神情慘變，叫道：

「是，徒兒蠢才！」

他彷彿受了極大的震憾一樣，右手已運滿了功力，突然大叫一聲，朝著自己的腦袋上敲去，這個異乎尋常的舉動不但關山月大吃一惊，連隱身於暗中的絕命神君也大吃一惊，他已大叫道：

「化兒！」

他突然如一隻盤翔在空中兀鷹似的，人已撲向宇文化，也是一掌拍出，將宇文化撞擊七八步，可是宇文化出手太快了，絕命神君雖然將他的掌勢撞開了，那一掌還是掃在頭上，只見鮮血直流，宇文化滿臉都是鮮血！

斗然落下一個灰布葛列的老人，他面色如冰，一臉秋霜，看了宇文化一眼，叱道：

「你眞要自殺！」

宇文化顫聲道：

「徒兒殺不了他，給師父丟盡了老臉，我如果苟言活著，倒不如一掌斃了自己，也免得……。」

絕命神君寒聲道：

「如果一個人受了挫敗就不想活了，江湖道上豈不橫屍遍野，我說那句話，只是策勵你要用心，因爲眼前的小輩不是個善與的人……」

宇文化顫聲道：

「是。」

絕命神君雙目如双的瞪著關山月，冷冷地道：

「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關山月恭聲道：

「晚輩關山月！」

絕命神君嗯了一聲道：

「孤獨老人是你什麼人？」

關山月心裏一震，這老人眼力眞有獨到之處，僅從自己的出手上就能看出自己的出身來歷，這絕命神君果然不是普通之人，他恭聲道：

「家師。」

絕命神君嘿嘿地道：

「那個老怪物的一個徒弟就攪的我大盤崖天翻地覆，差點送了我徒兒的命，小子，我絕命神君決饒不了你，你們三個人的頭顱要通通割下來掛在大盤崖上，好警告那些硬闖我地盤的不怕死之人……」

帖覇怒聲道：

「你這個老東西就會在這裡神氣！」

絕命神君一怔道：

「這是什麼意思？」

帖覇嘿嘿地道：

「大盤崖和葯王谷只不過是一山之隔，你只敢在這裡擺威風却不敢去葯王谷看看你的小師妹，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你愛你的師妹，可惜你師妹選上了鬼谷子，你只能搬到這裡暗中陪伴著你師妹，而……」

絕命神君面色蒼白，吼道：

「住嘴！」

帖覇冷冷地道：

「反正我們都要死在你的手裏，我還有什麼話不敢說，絕命神君，鬼谷子搶了你師妹，你却不敢將自己的愛慕之情表達出來，守住大盤崖只會枉殺無辜之人……」

絕命神君想不到自己的隱情被這個陌生的小子一語道破出來，他是鬼谷夫人的大師兄，由於神君鍾情鬼谷夫人，而碩於自己年歲較大，不敢表露出來，而讓鬼谷子輕易的娶到鬼谷夫人，使絕命神君悔恨一生，他爲了這個小師妹終生不近女色，而悄悄的搬在葯王谷附近，日日守候著鬼谷夫人，殊不知這事早已傳遍神騎旅，連鬼谷子都知道這件事情，絕命神君在情碎之下，已明告令兄弟，任誰都不准踏上大盤崖者必死，他也決不上葯王谷，雙方就在這種情形相安無事，而神騎旅也嚴鬼谷子，凡闖入大盤崖者必死，他也決不負責。

神君怒聲道：

「這些話是誰說的！」

帖覇冷冷大笑道：

「神騎旅人人知道！」

絕命神君怒吼道：

「鬼谷子那老賊居然敢說出去！」

宇文化大聲道：

「師父，宰了他！」

絕命神君咬牙道：

「本來是要宰了他，可是，可是……」

他想到自己如果宰了鬼谷子，小師妹便要成爲寡婦，她決不會原諒自己，心裏就將這念頭打消了，此人痴情又迷戀鬼谷夫人，雖有惡念，想到鬼谷夫人，他又不知該怎麼做……

帖覇借機道：

「殺我們不算英雄，有種……」

絕命神君嘿嘿地道：

「別激我，本神君不會上你的當，小子，你這張嘴太臭，我要把你這張嘴撕下來餵狗喫……。」

帖覇大聲道：

「來吧，反正是要死！」

他的劍快如閃電的劈了出去，但，絕命神君彷彿根本沒將他的冷劍看在眼裏，一暴起，人已失踪，突然一掌拍出，已擊在帖覇身上。

帖覇悶哼一聲，人已被擊飛出去，此人最大的長處就是不怕死，那一掌沒要了他的命，他又爬起來挺着劍又向絕命神君衝過來。

關山月一攔道：

「帖覇，由我來。」

絕命神君冷冷地道：

「誰來都一樣，反正一個也跑不了。」

關山月冷聲道：

「前輩眞是這麼絕情！」

絕命神君嘿嘿地道：

「我不犯人，人別犯我，犯了我，那只有拿命相抵，你們無緣無故跑來大盤崖，那就是侵犯了我，我無法原諒你們！」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們是無意的！」

絕命神君不屑的道：

「那不是理由，規矩是我訂下的，誰也改變不了，小子，是我親自動手，還是你們自己……。」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你動手吧，我們不會束手等死的……」

絕命神君眼裏閃過一抹狠厲之色，嘿嘿地道：

「妄想相搏的人會死的更快。」

關山月報以冷澀的笑意道：

「要拼才會贏，不拼連贏的機會都沒有！」

絕命神君哼地一聲道：

「好，我看你能拼幾招。」

絕命神君的身子如飄浮在空際的遊浮，那麼虛無的突然晃了過來，帖覇和胡七根本不知道他是如何移動的，因爲他那兩隻脚彷彿根本沒有移動過，可是身子千眞萬確的快速搶過來，而一隻手已抓向關山月。

關山月面臨這位武林罕見的前輩，心裏是有些緊張，他一見絕命神君的身勢，立刻雙足交錯一個大移轉，人已飄了過去，而絕命神君的手掌撥過他的衣衫，陰是眞險，避也避的眞快，若非是關山月那種身手的人，對方這一掌只怕會立刻要了他的命。

關山月的劍已如快速殞落的星石般揮落下來，泛顫出一片寒厲的劍光，硬將絕命神君的前撲身子逼退了回去。

絕命神君凝重的道：

「小友，我錯估了你。」

關山月的劍已芒般的馭射，大聲道：

「我這是拼命，不能以快制快！」

但，他的劍再快再厲，也沾不着絕命神君的身子，而絕命神君的雙掌却逼得關山月身形踉蹌，步履已不如先前那麼穩重。

突然！

絕命神君一脚踢了過來，這一脚快速的連關山月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出招的，他急速一挫身子，長劍下壓，妄想將這神快的一脚逼開，那知絕命神君的右掌已貼近關山月的肩胛三處，此刻關

山月根本無處可移身子。

胡七大叫道：

「小心。」

帖覇衝了出去，吼道：

「拼了。」

砰地一聲，關山月已被這厚重的一掌給擊飛了，而帖覇撲擊的雖然快速，絕命神君却更快速的拍向帖覇的來勢，砰地也給拍飛了。

帖覇哇地一聲，鮮血從嘴裡冒出來，他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顫道：

「媽的，這老小子還眞厲害。」

以他的身手在人家手裏沒走出半招，絕命神君的功力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帖覇受了傷，可是他的豪氣却不減，帶着傷他又撲出去了。

關山月的身子超出他許多，那凌厲的劍芒如雨豆般的罩下，在這片劍雨中，絕命神君的身子如飄浮的螢火蟲，劍點下居然傷不着他……

突然！

絕命神君的右手如火紅的石榴般顫射出一片瑩光，血紅的掌刃像是一隻血盆的巨口，要吞噬

噬了所有人似的，胡七顫抖的叫道：

「血拘手……」

血拘手是一種失傳已久的武林秘功，全身功力溶於掌上，擊人之後，中者全身都會出血而死，那是一種奪命的功夫，人見人懼，唯失傳已近一甲子有餘。

絕命神君大笑道：

「想不到江湖上還有人認出這種神掌！」

驀地裡，他的掌已指向關山月，火紅色看的關山月心裏有幾分寒懼，他不自覺的退了一步。

血掌已撩起，那是必發的態勢！

突然！

遠處有個柔細而甜美的話聲道：

「你眞要殺了這孩子……」

話聲甜美，如銀珠落盤，絕命神君一聽見這話聲，人已如風的向後退去，只見一個壽衣的中年婦人手裏拿著詮珠姍姍行來。

絕命神君混身直顫，道：

「小師妹！」

那婦人淒苦的道：

「我勸過你不要殺生，你爲什麼始終改不了你的脾氣，如果這世上眞有眞情，你應該聽我的話，多少年來，我苦口婆心的說過你不少次！」

絕命神君聞言憤怒的道：

「我明白妳的意思，可是我沒有鬼谷子那種濟世救人的醫術，我也救不了人，更救不了自己，小師妹，這多年來，我很苦……」

這是鬼谷夫人，她居然就是神君的小師妹。

鬼谷夫人嘆息道：

「過去了，我也一心向佛了，我來這裡不是來看你，是爲了這三位！」

絕命神君一呆道：

「爲了他們！」

鬼谷夫人嗯了一聲道：

「他們是從葯王谷逃出來的，神騎旅的人知道他們一定逃來這裡，礙於你絕命神君的威風，鬼谷先生不願來這裡要人，他知道碰上你定會有些爭執！」

絕命神君哼哼地道：

「他只要敢踏過我的地方，我一定要毀了他……」

鬼谷夫人搖頭道：

「你們兩個人的事我不予置評，反正恩怨情仇已經扯不清了，不過，他畢竟是我的夫君，你至少該保留點！」

絕命神君怒聲道：

「不是看在妳的份上，我早殺了他……」

鬼谷夫人轉頭向關山月，道：

「小友，能不能聽我一句話？」

關山月拱手道：

「夫人請說。」

鬼谷夫人道：

「離開這裡，別再去葯王谷，神騎旅的佈下了天羅地網，要生擒你們，我知道，你和武老二、鬼谷有血海之仇，可是神騎旅的聲勢太大了，憑你們幾個，這是送死……」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謝謝夫人關照，不過！」

鬼谷夫人苦笑道：

「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氣，不過，鬼谷子的功夫並不遜於任何人，你不會是他對手，我不願你受到傷害，更不願意他也受到傷害……」

說到鬼谷子功力之時，絕命神君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聲，顯見其內心有太多的積怨，在他心裏鬼谷子那點道行又算什麼。

關山月搖搖頭道：

「夫人好意我心領了，這個帳我是非算不可！」

鬼谷夫人苦笑道：

「再想想吧，生命是寶貴的……」

她說完這話，人已緩緩行去，似乎不願多說，而臨去連一眼也沒再看絕命神君一眼，只是淡淡地道：

「放了這孩子，他不該死在你手裏……」

絕命神君大聲道：

「師妹，妳聽我說。」

鬼谷夫人冷冷地道：

「你說的多做的少，我太了解你了。」

絕命神君如洩了氣似的，低聲道：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連留下來說句話的功夫都不給我……」

鬼谷夫人恍如沒有聽見一樣，人已漸漸遠去，宇文化瞪了關山月和胡七一眼，吼道：

「你們還不滾！」

絕命神君回頭惡狠狠的瞪了宇文化一眼，道：

「誰說要他們滾！」

宇文化聽的一哆嗦，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帖覇嘿嘿地道：

「要殺要剮隨你！」

那知絕命神君突然仰天一聲大笑，震天的笑聲如雷般的傳出來，傳遍了整個大盤崖，他略略一歇，道：

「誰說我要殺你們！」

帖覇一楞，道：

「不殺了。」

絕命神君嘿嘿地道：

「天賜機會，我神君可要洗洗我多年的怨恨了！」

他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裡，目光朝關山月一望，道：

「小子，你和鬼谷子有仇！」

關山月肅容的道：

「不錯。」

絕命神君沉思道：

「你不是他的對手！」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雖不敵也不懼，任他再凶再狠，決非不倒之人，我雖未必贏他，但會奮力一搏，即使不贏，也未必會敗……」

絕命神君目光一閃，嘿嘿地道：

「精神可嘉，功力不足，小子，要贏鬼谷子必須先看看這幾手，也許你永遠不會了解它的意義！」

說着，身子已經躍起，如飛翔在空際的蒼鷹！

二十五

誰也沒有想到絕命神君的身子會騰空而起，更沒有想到這個人在空中連著換了七八個手勢，關山月是玩劍的行家，一看絕命神君那式子即非拳也非掌，確是道道地地的劍式，他人在半空，身子未歇而能連發七八式，這種劍技若非親見簡直是聞所未聞，關山月這才相信眼前的絕命神君果然是個厲害的人物。

絕命神君倏地落地，雙手負後，道：

「看懂了麼？」

帖霸搖搖頭道：

「你他媽的在空中亂舞一通，有啥好看的。」

絕命神君冷眼嘿嘿一笑，未置可否。

關山月拱手道：

「承教，承教，在下略知一二！」

絕命神君冷冷地道：

「我沒教你，只是一時興趣，你們走吧。」

帖霸怔怔地道：

「怎麼？你不殺我們了。」

絕命神君惊地一聲道：

「怎麼？你們還想賴在大盤崖不走，我這裡可沒有白吃飯的人，宇文化，送客……」

關山月知道絕命神君並不是個很通情理之人，淡淡一笑，隨著宇文化而行，帖霸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畢竟是死裡逃生，他和胡七急忙隨著而去。

遠處，已響起絕命神君那亢長的大笑，久久不散，其內力之深厚果非常人所及。

宇文化將他們送至出口，冷冷地道：

「左轉是葯王谷，右轉是山下，兩條路隨你們選，我也只能送到這裡，咱們別再相見，見面非殺不可！」

說完轉身健步而去。

胡七悄悄地道：

「他們師徒都是怪物，小關，咱們是……」

關山月沉思道：

「上山。」

帖霸伸伸舌頭，道：

「我的爺，你沒毛病吧，咱們可是從那裡逃出來的，剛剛死裡逃生又要再回去，兄弟，武老二和鬼谷子可不好惹，惹毛了，咱們沒便宜可佔。」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如果咱們現在殺進去，他們一定措手不及，武老二和鬼谷子也決不會想到我們會再回去，偷襲是咱們制勝之道，至少讓他們知道咱們不好惹！」

胡七想想道：

「不行，咱們人單勢薄……」

關山月想了想，道：

「七叔，你要怕，就暫時留在這裡，我是一定要進去的，想到我爹落的那種下場，我就非去不可。」

胡七一挺胸道：

「誰說我怕了，要去大家一塊去……」

帖霸搖了頭道：

「關兄，別留下我，誰叫我交了你這個朋友呢，葯王谷我最熟，由我帶路，我相信他們未必會盯上咱們。」

這個人還眞是條漢子，胸懷磊落，豪爽乾脆，話語間，人已奔出老遠，三個人又直奔葯王谷。

帖霸果然對這裡熟悉已極，他不走正道，專選小徑，眨眼間，三個人已進入一片林子，這地方視野甚廣，只要藏身林中便可看見葯王谷一切動靜。

葯王谷果然戒備森嚴，四處都有巡視之人，帖霸沉思片刻道：

「兄弟，咱們是先向武老二下手還是向鬼谷子……」

關山月想了想道：

「武老二叛幫賣宗，是罪魁禍首，這個人寬恕不得，我們先向他下手，我要讓他知道叛經離道的人最大的報應就是付出代價……」

帖霸點頭道：

「武老二有午睡的習慣，他睡午覺不准任何人打攪，現在摸過去一定可逮到他。」

胡七咬牙道：

「這痞子非死不可……」

正在這時，遠處突然響起殺伐之聲，只見數道人影向這裡狂奔而來，而神騎旅雖然有守山弟子阻擋，但，這幾條漢子個個武功高強，居然是由山下一路殺上來，他們個個身手快速，眨眼間已劈倒好幾個神騎旅兄弟。

胡七訝異的道：

「這是那個組合的兄弟，個個那麼凶悍，他們的出手比行家還要俐落，神騎旅遇上這夥人，只怕要吃虧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兄弟來了……」

胡七一愣道：

「你的兄弟？」

話語間，只見阿諾大刀揮洒，連著殺了兩條漢子，吼道：

「他媽的，今天你們不交出我們當家的，老子非劈個滿山遍野不可，我倒要看看神騎旅有何能耐……」

這個人火了起來是六親不認，他驍勇狠鬥，出手決不留情，神騎旅這些守山弟子居然被他吓住了，紛紛後退，而阿諾當先，丁槌子和方濤隨身而來，而八通則留守最後，幾個人遙呼相應，攻勢倒也激烈！

帖霸遠遠望著道：

「他們雖然衝上山來，但薄慶虎的兄弟很快就會接應上，老薄負責葯王谷的安全，他最忌諱別人闖山，我……」

話聲還沒有飄落，果見薄慶虎已匆匆自山上跑來，隨在他身邊的是一十餘條精壯的漢子，這些漢子比那些守山弟子要強悍多了，他們四五個一組，分批將阿諾等人困殺起來。

薄慶虎憤怒的道：

「你們是什麼人？爲何私闖葯王谷？」

阿諾一刀揮了出去，吼道：

「我是你祖宗，你家大爺今天看不順眼你們這些龜兒子，老子高興闖山，也高興殺人，你能奈何我……」

薄慶虎聞言大怒道：

「你他媽的自以爲是誰？神騎旅可不是好吃的，進來這裡等於投到了閻王殿，我保管你們有去無回，兄弟們，給我殺！」

丁槌子哼聲道：

「你可姓薄？」

薄慶虎一呆道：

「你認識我？」

丁槌子一拳搗出，道：

「我認識你老子！」

他拳勢猛烈，一拳將撲來的漢子給擂了出去，薄慶虎滿以爲這個貌不驚人的老頭是自己的父執輩，心中正想套問對方的來歷，一見丁槌子舉手間就擊倒自己兄弟，頓知這些人是有意找碴的，他嘿嘿一笑，道：

「既然不敢通名報姓，我們不必客氣了。」

他見這裡面幾個人個個武功高絕，人人都有一套罕見的功夫，神騎旅已經獨霸一方了，而旅中弟兄有這種身手的還是不多，心中暗惊下，人已向丁槌子撲去。

丁槌子冷冷地道：

「姓薄的，我要問你兩句話？」

薄慶虎一怔，道：

「有屁快放！」

丁槌子能一語叫出他的姓來，他心裡頓時產了狐疑，難道這個平凡的漢子眞認得自己的父親

，他是個很孝順的人，唯恐自己得罪了長者，手下立刻緩了下來。

丁槌子冷冷地道：

「有個關姓朋友可在山上！」

薄慶虎心裡一顫，道：

「你們是他朋友……」

他那裡想到關山月有這麼多高明的朋友，人人是可獨當一面的高手，如果這些人眞是爲了關山月而來，往後葯王谷就不會有那麼太平了。

丁槌子怒聲道：

「不錯，兄弟嘛！」

薄慶虎滿面殺機的道：

「你們實在交錯朋友了，想不到姓關的一個人死了也就算了，還拖上這麼一大堆的狐群狗黨，識相的，快束手就擒。」

阿諾聞言大惊道：

「什麼？我兄弟死了！」

他想到關山月竟會死在葯王谷，心裡那股憤怒和悲慟就無法掩蓋，眼淚刹那間滾落下來，他揮舞著大刀，已大吼道：

「兄弟，咱們兄弟死在這些龜兒子手裡，今天咱們要殺他個血流成河，橫屍遍野，給咱們當家的報仇……」

悲憤之下，更激起了他那洶湧翻騰的殺機，他已不顧自己生死，逢人就砍，見人就殺，這一拚命居然讓他砍死了好幾個。

刹那間，這裡成了殺戮之所，鮮血和慘叫不絕於耳。

帖霸望了這一幕，嘆道：

「眞勇，你的兄弟個個能戰。」

關山月沉思道：

「老帖，我們必須將姓薄的這夥人解決！」

帖霸眉宇一揚，道：

「好辦，我去……」

他身子朝前一躍，人已穿了出去，帖霸大搖大擺的向前行去，故意大聲道：

「他媽的，你們是什麼人？居然敢私闖神騎旅的禁地，也不想想我們神騎旅是那麼好欺好惹麼？喂，先報個名來！」

神騎旅兄弟可認識這個帖組長，知道他和薄慶虎屬同級人物，可是兄弟傳言帖霸已經叛離組合，而，此刻他的言行和舉止決不像個叛逆之徒。

薄慶虎一呆道：

「老帖，你……」

帖霸嘿嘿地道：

「老薄，鬧意氣嘛，要點孩子氣，咱們可都是組合的老弟兄了，我難道真會叛離不成，嘿嘿，我自覺不對，想立個功，先消消武統領的怒火……」

說的有理，薄慶虎居然深信不疑，但，武統領已頒下格殺令，帖霸已非組合之人，可是，薄慶虎一向知道帖霸是個不善玩笑之人，對他的話深具信心，更何況眼下的強敵如是難纏，如果加入帖霸幫忙，形勢定會改觀，他已經無法細想，大聲道：

「那好，兄弟，先解決這夥人……」

帖霸翻身已貼近了薄慶虎，低聲道：

「交給我！」

薄慶虎對付丁槌子已感吃力，帖霸適時援手，心裡一喜，揮出一劍，道：

「謝啦！」

那兩個字尚在嘴尖上打轉的瞬間，帖霸猛然一掌敲下，直擊薄慶虎的腦門，薄慶虎決沒想到帖霸另有居心，暗中向自己下手，尚未會過意來，腦子裡已嗡然一聲，一個蹌踉，人已昏倒下去。

丁槌子一楞，道：

「你！」

帖霸一笑道：

「自己人。」

他的身手眞快，長劍已隨著舞轉，立刻宰了三個漢子，那些薄慶虎的兄弟沒想到帖霸一掌擊昏了自己的頭了，心裡一慌之下，已有退意，紛紛奪路而逃，就在這當口關山月和胡七已攔下了他們的去路，關山月劍勢一起，連殺七個，這威勢頓時震懾住那些漢子了。

阿諾大喜道：

「兄弟，你沒死？」

關山月追殺一個奔逃的漢子，笑道：

「我死了還有戲唱麼？」

在這幾個超級高手的聯手下，薄慶虎那批人幾乎全躺下了，丁槌子拉著關山月的手，道：

「兄弟，咱們是退還是攻？」

關山月想了想道：

「你們繼續向山上殺上去，我和老帖要殺武老二……」

胡七聞言一怔道：

「武老二戒備森嚴，身邊有好幾個高手，你和帖霸去行麼？」

丁槌子恍然的道：

「兄弟，這是調虎離山計，我們攻山，神騎旅的人定會全力防範我們，借機宰殺武老二！」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不錯。」

丁槌子立刻道：

「說幹就幹，咱們分頭去！」

阿諾躍身而起大笑道：

「殺人是我的本行，我先去了！」

這幾條血性漢子俱是關山月的死士，一見關山月無恙，心裡除了高興外，個個都想爲兄弟做點事，方濤和八通和尚雙雙向前撲去。

帖霸一移身子道：

「咱們也去。」

有帖霸帶路，他倆已快的繞行到了武老二的居處，武老二有午睡的習慣，午睡其間，不論發生多大的事情，也不准有人打擾，即使組合裡發生了再大的事情，武老二也必須睡完了午睡之後才會處理，負責守護武老二居處的是顧烈，他是武老二多年的忠僕，武老二所有習慣他都摸的很清楚，在神騎旅中，顧烈更是個人物，沒有人知道他武功深淺，只知道他忠於武老二，爲了他這位主，他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顧烈照顧武老二是無微不至的，午睡期間，他不容許任何人踏進這居住處所，即使是那些護衞、守侯其間，不准隨意出聲或走動，所以站在這四週的漢子個個都噤若寒蟬，誰也不能放出話聲，彼此交談，只能以手勢代替他們交談的事情，所以在屋宇四週決聽不到任何聲響，除了樹枝葉枒間的蟬鳴外……。

蟬鳴，顧烈連蟬鳴的聲音都不准有，他會躍起身來伸手將那隻惹人厭的蟬摘掉，扔到遠遠的地方！

顧烈像往常一樣的挺立在門樓前的小亭子裡，石桌上如往常一樣的放著一杯香茗，還有他那柄愛若生命的金虹劍，劍呈古銅色，龍蟠虎踞的花放，鏤刻在劍鞘上，每當他呷口茶之時，左手會很自然的撫愛自己那柄劍，它已跟了他近二十年，朝夕相處下，他和它已有了相當的感情，兩

者相偎相依，漫長日子裡它的確給他解了不少的寂寞，每當顧烈有所不豫之時，他一定拔出這柄金虹劍狂舞一番，那紊亂的心緒會隨著劍舞而平靜……。

還是午睡的時刻！

帖霸和關山月幾乎同時站在顧烈的面前，顧烈決沒想到在這種時刻，有人敢不經通報而公然的站在他的面前，這是大不敬的事情，不但是對他的主—武統領不敬，也是無視於他顧烈這張顏面……。

他猛地向前點了出來，道：

「請那邊說話。」

雖然顧烈難掩心裡那股憤怒和不滿，他還是很小聲的抑壓著心中的怒火，低聲而唯恐怕吵醒了他的主，用手勢告訴帖霸和關山月，請他們遠點說話。

帖霸和他是相認的，因爲帖霸常來這裡，武統領平日對帖霸也格外客氣，所以顧烈已夠客氣了，如果顧烈知道帖霸早已脫離組合，他態度也許就不一樣了。

帖霸冷冷地道：

「站在這裡說。」

顧烈一怔道：

「帖霸你這是對我說話，俗語說打狗也得看主人，我是武統領的人，如果他知道……」

語音還是壓的很低，他是個很盡職的人。

關山月話梢子很冷的道：

「帖霸，告訴他，是要命還是送死，要命，立刻讓，不要命，那就送他上路。」

帖霸嘿嘿地道：

「聽見沒有，我們兄弟的話已經交待的夠明白了，看在兄弟一場的份上，顧烈，由你挑。」

顧烈的臉隨著帖霸的話聲而毛綠了，他還弄不清這兩個人是敵是友，但，由帖霸的話中，他知道這兩個人不是善意的，顧烈的職責是守護武統領的宅子，這時候只要沒人闖進宅子裡，他的責任便算盡了，他低聲道：

「帖組長，我們之間有誤會……」

帖霸冷笑道：

「誤會個屁，我們要見武老二！」

顧烈憤怒道：

「你這麼沒禮貌，武統領的名字豈是你直呼小叫的，姓帖的，雖然咱們大家都是一個屋簷下的，可是，沖著你這句話，我也要先教訓教訓你。」

他的手去抓桌上的金虹劍，他的手很快，但，帖霸也不慢，帖霸的劍已顫了出去，一劍刺向顧烈的胸前，顧烈只得退後，他神色變了……。

關山月的身子已闖進屋裡，顧烈想不到那個陌生青年有意硬闖，他不能再顧忌聲音大小了，

「攔下！」

屋裡如電的自左右撲出兩個黑衣漢子，兩柄劍疾快的劈向跨入的關山月，關山月不屑一笑，天龍斬疾快的閃了出去，已劃過那兩個漢子的脖子上。

哇地兩聲悽厲的慘叫，鮮血已似噴泉洒落！

那兩個隱於門後的漢子在不及一招下便死了，關山月身形連停也不停，斜斜投向大廳，在一間房門前一共站了四個人，這是武老二的貼身護衛，他們已看見關山月的出手了，但他們無法擅離那道門這是顧烈交待的，任何情況下都要守護著這扇門戶，除非統領離開了這門屋子，四個人的劍已拔了出來，八道目光全投落在關山月的身上。

關山月冷叱道：

「閃開！」

其中一個漢子冷冷地道：

「不行，我們死也不會離開。」

關山月哼地一聲道：

「那就死吧！」

他不再客氣了，手裡的天龍斬在半空裡劃過一個大弧，嗄然的射向這四個漢子，他們那曾看過這麼怪異的刀刃，俱揮劍想將旋轉的天龍斬砸毀地上，而關山月的身子暴起，一柄劍已衝殺過去。

眞是快速！

殺人如切西瓜那麼容易，四個漢子連人家的邊都沒站著，已慘叫數聲，就那麼悽慘死在天龍斬和劍下，關山月的脚蹬向那扇門。

砰地一聲巨響過後，那扇門已給踢了開來，在關山月想像中，裡面一定是間華麗的臥室，誰知道房門踢開後，空空蕩蕩的，除了一張椅子之外，那有武老二的影子，關山月一惊，道：

「人呢？」

他不相信武老二能跑到天邊去，除非自己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否則，這扇門不該有那麼多殺手守護著，關山月的目光在屋裡搜索，居然看不出有何地方可容身處，他認爲上當了，氣的跺脚道：

「好滑溜的東西。」

他的脚用力跺在地上，傳來咚的一聲，關山月尚在詫異間，只聽地下有人呼道：

「是誰？難道不知道我在睡覺麼？」

是武老二的聲音，關山月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聲音。

武老二是睡在地板下，他眞會隱身！

關山月笑了，他自言自語道：

「我還眞以爲你有上天入地之能呢！」

他一脚踢開了那張大椅子，只見一個暗門藏在椅子下面，關山月一伸手拉住了栓環，將那門板掀了開來，露出一道石階，直通下室，一縷燈光從裡面透出來，關山月人已衝了過去。

昏黃的燈光下，關山月隨即一呆……。

不但關山月呆住了，連武老二也呆住了，一起呆住的還有兩個赤身露體的女人，兩個妖嬌嬌艷的女人，她們幾乎要發出驚叫，但，旋即又去抓床上的衣被！

而武老二也是赤露著身子，站在床上半天不知說話，只是神色蒼白的道：

「你……」

這就是武老二的午睡，眞是一個香艷撩人的午覺！

堂堂的武統領活的眞寫意，他過的是逍遙迷人的日子，這個老而不死的半百老頭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人，關山月滿臉不屑的道：

「想不到吧，武老二，你的好事會讓我撞見……」

武老二伸手去抓衣衫，道：

「當初我應該殺了你。」

點點頭，關山月笑道：

「殺了我，你的醜事就永遠沒有人知道了，可惜，你太貪了，想發那筆黃金財，你做夢……」

武老二怒聲道：

「小關，闖進來是死路，瞧瞧那兩個娘們，她們也不是省油的燈，一個是蛇娘子，一個是紅娘子，道上朋友要不知道這兩姐妹，就別想混了。」

這兩個嫵媚的女人果然不同於一般的女人，關山月雖然在闖進來時曾使她們驚慌失措，可是，略事喘息後，她們反而鎭定如恒了，她倆臉上露出了笑容，一個抓了一柄劍，已向關山月逼來。

蛇娘子格格地道：

「眞夠刺激，想不到還有這段插曲，咱們倒要看看，誰有這麼大的胆子，居然硬闖私地，妹子，砍了他！」

紅娘子的眼媚兒一溜，笑道：

「他長的挺好。」

蛇娘子呸地一聲道：

「在老武面前，你還想自己留著用……」

關山月看都不看這兩個女人一眼，他不是那種愛看的男人，他只覺的誨氣，此刻，關山月只想早早離開這裡，若不是爲了武老二，他定會躍身而去！

蛇娘子的劍已快逾閃電的劈來，紅娘子更不弱，玉腿在地面上一蹬，連人帶劍的撲殺過來。

關山月身形疾速而退，道：

「武老二，穿上衣服，我在上面等你。」

武老二嘿嘿地道：

「好。」

關山月退了向入口，冷冷地道：

「你如果想借機逃走，我會一把火燒了它！」

他又回到那房間，帖霸正好跨了進來，帖霸道：

「姓武的呢？」

關山月指了下面，道：

「在下面。」

帖霸移身道：

「殺進去，難道……」

他正要鑽進小門內，關山月已抓住他道：

「別下去，他沒穿衣服！」

帖霸大笑道：

「一個漢子不穿衣服又算什麼？……」

關山月苦笑道：

「還有兩個女人……」

帖霸聞言一呆，想不到內中還有這麼精彩的事，武老二的午睡是玩女人，怪不得他午睡中嚴拒任何人打擾呢？想不到的事太多了，帖霸弄的滿頭霧水，又問道：

「二個女人！」

點點頭，關山月道：

「沒錯。」

帖霸大笑道：

「這老頭子玩一個已經夠忙了，想不到他還玩兩個，兄弟，你沒弄錯吧，我怎麼從沒聽弟兄說起……」

話聲甫落，武老二和那兩個女人已穿戴整齊的走上來了，帖霸一看這兩個女人，滿臉狐疑的道：

「上官二嫂，京大妹子。」

蛇娘子也是一呆，道：

「老帖，你也在這裡……」

帖霸詫聲道：

「你們，你們……」

上官二嫂是上官予的老婆，京大妹子是神騎旅的護法京餘生的老婆，這兩個和帖霸都很熟識，一見帖霸在此，兩個人的神色頓時慘變。

蛇娘子變色道：

「這怎麼辦，讓上官知道了……」

紅娘子苦笑道：

「老京也不會原諒我……」

武老二冷冷地道：

「叫什麼？姓帖的已是本組合的叛逆，只要宰了他，上官和老京永遠也不會知道，妳倆擔心什麼？」

紅娘子破涕爲笑的道：

「我怎麼忘了，咱們只要殺了他……」

帖霸終於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堂堂神騎旅的武大統領竟是勾引自己兄弟老婆的淫徒，他眞想哭出來，爲自己以前跟了這個主而悲哀，先前，帖霸因爲自己的叛離組合而難過，他總覺得自己欠了神騎旅多少，現在他坦然了，他覺得自己並不虧欠誰？這種主，不如早點結束這種關係，他離開這組合也許是件幸運的事。

帖霸一念至此，嘿嘿地道：

「眞想不到呀！武老二，你們眞是男盜女娼了，這種不知羞恥的勾當也能幹出來，老京，上官予，眞悲哀，如果他們知道他們的老婆跟他們口中的主上過床，只怕會撞牆而死……」

武老二面如死灰道：

「老帖，你死定了。」

帖霸大笑道：

「當然了，你要殺人滅口……」

蛇娘子一劍劈了出去，叱道：

「姓帖的，納命來。」

蛇娘子和紅娘子是同門師兄妹，她倆怕這事傳遍神騎旅，上官予和老京縱然再縱容她們，他們也丟不起這個人，這兩個女人幾乎是同一心意，她們要在最快的時間裡先毀了帖霸。

兩個女人兩把劍，幾乎同時落向帖霸，帖霸的身子早在她們搶出手的剎那而飄起，他憤怒的叫道：

「先宰了妳們，我再向上官兄和老京請罪。」

這個漢子太耿直了，他瞧不起武老二，更瞧不起這兩個女人，他的劍已不再留情，迎向這兩個女人的劍，三隻劍立刻觸及在一起，叮然聲中，火星四射，蛇娘子和紅娘子雙雙後退，帖霸的劍已激然閃至。

一縷劍影劃過，紅娘子的一條大腿已給劃開了巴掌大的血口，鮮血湧現，紅娘子在慘叫聲中已坐在地上，她痛的居然哇哇哭出來了。

蛇娘子駭然的道：

「老武，你還不出手。」

老武那能出手，關山月早已盯上他了，他可領教過關山月的身手，知道故人之後雖然年紀很輕，手底下的功夫可不賴，他只有耐心的等，等那稍縱即逝的時機……。

關山月雙目盡是殺機，冷冷地道：

「武老二，動手吧。」

武老二的眉晃動了，他知道這一仗是判決生死的一門，雙方都會全力給對方痛擊，在晃眉的剎那，武老二的劍已射了過來。

那射出的劍刃在空中顫發出一縷嗡嗡之聲，挾著無限的威煞向關山月逼殺過來，僅僅這頭招的劍勢，已看出武老二不是個普通人物。

關山月順手提起了天龍斬，指掌間運起了旋盪的力道，那薄如蟬翼的天龍斬已帶著厲嘯旋射過去，眞是快速的一擊，嗆地脆響中，武老二的劍已彎成了弧形，天龍斬借之一擊之勢，猛地下挫又射向武老二的下盤，武老二想不到天龍斬的變化那麼大，他吓得急速拔起身子，人已躍向屋頂。

噹！

空際傳來急促的鐘響，這是神騎旅緊急的響鐘，山上若非發生了重大的事故，決不輕易敲鐘

，武老二神色一變，大吼道：

「姓關的，你帶了殺手……」

隨即有急促的脚步聲傳來，不多時，七八道疾速的人影向這屋子裡奔跑進來，那是神騎旅的兄弟。

二十六

七八道人影各自搶躍過來，頭一個便是上官予，再過來是顧烈，還有總護法老京，老京和上官予是聽了顧烈的報告而趕來救援的。他們甫進屋中，便看見紅娘子跌坐在地上，而蛇娘子和帖覇已交織在一起。

上官予和老京一楞，老京已大叫道：

「老婆，妳怎麼在這裏？」

紅娘子和蛇娘子的臉色已經慘變，她倆寧可死也不願自己的老公在這個時候闖進來。老京這一出聲，紅娘子居然無法回話。

武老二嘿嘿地道：

「老京，來得好…快……」

顧烈躍身而至道：

「主人，你沒事吧！」

武老二鼻子裏哼了一聲道：

「你連個門都守不住，現在還有臉來問我——」

他那知顧烈爲代阻擋帖覇和關山月差點連命都送掉，若不是顧烈聰明快速逃離，召請上官予和老京幫忙，此刻，武老二祇怕是獨力難支了。

上官予和老京快速的向前撲來，七八個人已經圍向關山月了。他們俱都見識過關山月的身手，個個都怕武老二會受致命一擊。

帖覇已大笑道：

「老京！老京！上官予！上官予！你們來的正好！」

上官予一怔道：

「帖覇，兄弟一場，你最好別插手。」

帖覇大笑道：

「上官，我眞想哭出來。兄弟、兄弟，兄弟是這樣子當的麼？看看你老婆，她們是怎麼會在武老二的房裏——」

蛇娘子厲聲道：

「帖覇，你敢胡說八道，我會殺了你！」

老京一楞道：

「對呀，我女人怎麼會在這裏？」

要知道上官予和老京在神騎旅中很罩得住，他們身份特殊，除了武統領外，足可呼風喚雨。爲了身份，他們從不准女眷涉身組合的事務，蛇娘子和紅娘子固是武功不錯，但以老京和上官予的個性，斷不准她們倆拋頭露面。帖覇的一句話勾起了二人的疑慮，千百種疑團，頓時湧進了這兩人心中。

老京一說話，紅娘子已哇地一聲哭了起來，而蛇娘子臉色蒼白。這兩個女人畢竟還很嫩，那種神色頓使老京和上官予更狐疑了。

上官予沈聲道：

「說，女人，這是怎麼回事？」

千說萬說，蛇娘子也無法將這件事說出口，武老二那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他嘿嘿地道：

「先斃了這兩個人再說，這是命令！」

帖覇大叫道：

「殺人滅口，怕醜事外揚？」

上官予和老京都是老江湖了，在道上見的聽的玩的實在是太多了，帖覇祇要略略一點，他們

就已想到是怎麼一回事了。兩個人强按住心中的怒火和疑惑，四道目光俱落在這兩個女人的身上。他們的目光如刃，彷彿要看穿她們的心事一樣，嚇得這兩個女人，羞愧的廻避了這兩人凜然的目光。

紅娘子顫聲道：

「老京，別逼我——」

老京冷冷地道：

「妳不說，我也查得出來！」

帖覇嘿嘿地道：

「她們不說，我來說。」

蛇娘子啊了一聲道：

「帖覇，你眞要陷我們於死地！」

帖覇哼聲道：

「對武老二這種沒有人性的東西，如果再替他隱瞞，那就是包庇惡人。淫人妻女，是爲老賊。妳倆甘心任其姦淫也是淫婦蕩女，我帖覇看不順眼——」

字音未落，武老二的身子忽然飄空疾射而下，他的劍有若厲鬼魔掌般的向帖覇揮過來，他知道醜事若傳揚開了，神騎旅這般兄弟就要翻臉了，他不能讓帖覇繼續說下去，否則自己再也指揮不動這些人了。

那一劍既快又狠，顯然是要置帖覇於死地——

帖覇的江湖經驗豐，那會沒想到武老二會有這招，武老二身子一動，他已疾速閃了過去，而老京和上官予已擋住武老二。

老京冷冷地道：

「武統領，要動手也不急在一時。我老京一生對你敬重佩服，現在，咱們必須把話說明白，你先告訴我，我老婆和你到底什麼關係？」

武老二冷冷地道：

「你最好別問，那是很難說得清楚的事，如果這件事你和上官予不再追究，我會給二位滿意的好處，決不會虧待二位——」

這是他媽的什麼話？人家的老婆給他玩？他竟用好處來打發他們，可惜他們是江湖人，江湖人決不甘心綠帽子加身，更不甘心綠雲罩頂，他們寧可死，也不願自己的老婆跟人上床，那是一種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犯淫戒是江湖大忌，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行事辦法。上官予和老京全變了臉，他們倆望著神騎

旅的大統領，想不透他怎會做出這種令人憤慨的醜事。

上官予冷冷地道：

「你勾引了我老婆，居然還說這種話！」

武老二淡淡地道：

「兄弟，女人嘛！床上床下都是一樣，何必那麼認眞。再說，這兩個女人天性好淫，她們是自動送上來的——」

蛇娘子和紅娘子一呆，沒料到武老二在這種緊要關頭卻賣了她們，她們兩個心裏急怒羞愧。俱怒聲道：

「武老二——你——」

武老二冷冷地道：

「我爲了兩個女人已經弄得夠丟人了，妳們倆如果還想在藥王谷混下去，那就跟妳們的老公承認這是妳們自願的，跟我武老二一點關係也沒有。」

蛇娘子泣聲道：

老武，你眞會保護自己，想當初你不是說過有事情你擔當嗎？現在尔玩夠了，翻臉了，武老二，我算認識你了，也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她突然走到上官予的面前，卜地跪了下去，滿臉都是淚水，顫聲道：

「你殺了我吧！你老婆偷人是不貞，對不貞的女人，做老公的，有權處罰他的女人——」

上官予一脚踹了出去，叱道：

「現在輪不到妳說話！」

那一脚還眞重，蛇娘子慘叫一聲，人已翻出七八個滾，一口鮮血噴了出來，無情最是鐵石腸，上官予已是鐵了心，不再爲這個背叛自己的女人留情了。

而蛇娘子也嚇呆了，她沒想到日日夜夜和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連一點情份也不留，竟狠心下這樣重的手。

武老二沈聲道：

「上官，老京，咱們的家務事暫時擱在一旁，待我們了結了姓關的再說。如果你們公私不分，咱們就以幫規處份！」

上官予恨聲道：

「武老二，你還有約束力嗎？」

武老二一怔道：

「你要叛離組合——」

上官予長吸口氣道：

「我永遠退出神騎旅，我的手下也會退出。武老二，你姦淫我妻，羞辱我的人格，這仇深似海，現在，咱們啥話不說，納命來！」

老京也暴喝道：

「不錯，我要宰了你，才能消我心頭之恨！」

這眞是出人意料的轉變，武老二想不到自己人全背離了他了。唯一尙忠於他的祇有顧烈了，顧烈是他的忠僕，他可以爲他償命，也可以置個人生死於不顧。但，顧烈也是個明事理的漢子，他知道自己敬愛的主人，做出人神共憤的醜事，心裏的確是難過極了。但，他還是忠心耿耿，別人背叛了武老二，別人都離棄他而去，而他依然堅守著做僕人的崗位，決不爲自己的生死而退縮——

顧烈橫著劍，昂然的道：

「上官爺，京爺，我大爺是不對，我也知道他對不起兩位。可是他畢竟是神騎旅的把子，你們要殺他，不如殺我。我顧烈在神騎旅微不足道，死不足惜。武大爺不同，他必需領導衆多兄弟在道上闖，想想看，有多少人依賴著他生活——」

忠僕義膽，連關山月這個局外人都爲之心酸。

武老二在衆叛親離下，尙有這麼一位忠心耿耿的漢子跟著他，他心裏的確相當感動。

顧烈這番話是實情，任何一個爲組合盡心的人，都會暫將怒火壓一壓。但，上官予和老京卻壓不住。因爲武老二犯的錯過太大了，道上朋友最忌犯了色戒，色字頭上一把刀，誠然不假。

帖覇激動的道：

「老顧，這種人你還護著他——」

顧烈大聲道：

「我如果幫不了武大爺，我會盡我做僕人的職責，以死相報！」

老京吼道：

「顧烈，閃開，我不想跟你動手。」

顧烈將劍一拋道：

「主人犯錯，僕也有罪。我老顧不敢强行架梁，因爲我大爺錯得無法令人原諒，我護不了主，也幫不了忙，祇有以死，向諸位謝罪，願能代表我大爺向你們恕罪！」

這眞是個剛硬、忠膽而耿直的漢子。他扔了劍，立刻向武老二跪了下去，拜了三拜，泣聲的道：

「武大爺，顧烈再也不能侍候你了，願你自己多保重。但願武大爺能脫過今日之刼，重新做

人——」

說完話，倏地舉起掌來——

武老二一悚道：

「老顧，你這是幹什麼？咱們未必會敗得不可收拾。別忘了，我們神騎旅還有許多兄弟——」

搖搖頭，顧烈苦笑道：

「勝敗不足持，做人要方正，我不想等到那種結果出現，兩種結果全是一個答案——做人重要。」

眞是忠懇的一句話，顧烈的掌快速的落下，朝自己的天靈蓋擊去。武老二想出手搶救，可是有個人比他快。

關山月早已拉住顧烈的手，道：

「顧兄，請稍待——」

那知顧烈淒涼的笑笑道：

「主人如此，僕人何顏？我活著比死痛苦——」

堅決的語音，已表明他的死意。關山月雖然擋開了他的手，顧烈並沒有因此而消了自殺的念頭，他已咬斷了舌根，滿口的鮮血，滿臉的痛苦，一個身子緩緩倒下，兩隻眼瞪得老大，用一種怪異的眼神望著武老二。

他死了，死的壯烈，而無悔意。

關山月的劍舉了起來，道：

「老顧，你才是一個眞正的漢子，懂得忠義，懂得寬厚，江湖上要的是你這種人，唯有你才配做江湖人。」

老京的劍也舉起來了，上官予更是神色激動，帖覇雙手捧劍，向這個令人佩服的漢子致最高的舉劍禮。

而武老二的神色蒼白，他悄悄地向外閃去。

關山月沈聲道：

「站住！」

武老二厲聲道：

「姓關的，別逼人太甚！」

關山月冷冷地道：

「你不死，老顧不會瞑目，他給了你榜樣，瞧瞧人家，是非分明，如果你跑了，天下將沒有

公理了。」

武老二的身子一顫道：

「小關，你要怎麼樣？」

關山月嚴肅的道：

「我要爲父報仇，也要爲神騎旅在黃昏谷死難的前輩討回公道，你是罪魁禍首，是個萬惡不赦的狂徒。」

武老二突然口氣軟了，苦澀的道：

「我也是給人家利用了！」

關山月雙目一寒道：

「你是說鬼谷先生？」

武老二點頭道：

「不錯，鬼谷先生和老統領有仇，他知道要打擊神騎旅，要瓦解關老大的勢力，唯有從組合裏的兄弟下手，他選上了我，利用銀子和女人來吸收我。」

老京一呆道：

「關朋友，你也是神騎旅的？」

關山月正色道：

「在下沒那麼幸運能成爲組合的人，不過家父卻是神騎旅第一代的飄把子。他創了神騎旅，橫行漠野二十餘載，卻想不到黃昏谷一役，使他老人家栽的再也爬不起來了。當然，這些傑作全是武大爺一手促成的。」

上官予恨聲道：

「關朋友，令尊是咱們神騎旅的創始人，你也不能算外人，對武老二這種人也沒什麼話好說，殺了他會沾污了我們的手，不如——」

老京咬牙道：

「按家法處置——」

帖覇大聲附和道：

「對，神騎旅的家法是公私分明的，武老二，咱們就念在兄弟的情份上，要你接受幫規處置。你如果還有點人性，你就扔了劍，等大夥商量好了再決定你的生死——」

武老二全身泛起了顫抖，他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到這種地步，以他在組合裏的地位，竟給自家兄弟擺平了，他眞不甘心就此罷手，他知道祇要自己歇了手，從此江湖道上再也沒有自己混的了，一念至此，心中凶念頓起，他的劍已橫在胸前，他要硬拼了。

可是，當他的目光落在顧烈的身上時，他心裏那股愧疚又使他勇氣頓失。眼前，單單一個關山月就夠他應付的了，再加上帖覇、上官予、老京這三大高手，他知道在這屋子裏，他決掙扎不出死路。除非——鬼谷子——

鬼谷子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露面？他難道早知苗頭不對，已丟下自己先溜了？此刻腦中念頭溜轉，他不知自己該採取那種行動——

突然——

武老二長嘆一聲道：

「罷了！」

手裏那柄劍倏地擲向空中，叮地一聲射入屋頂，僅露出半截劍身在空中顫抖。

老京嘿嘿地道：

「你還識相！」

老京是神騎旅的總護法，神騎旅發生了任何事情，老京一定要過問。此時他已不客氣了，一躬身，先點了武老二的穴道，然後交由兄弟將這個一代梟雄給捆綁起來。

老京拱手道：

「關兄，你同意按江湖規矩處置他麼？」

關山月沈思道：

「諸位都是組合裏的要角，在下一向尊重神騎旅這組合。當然，因爲家父曾是這組合裏的一份子，大夥認爲這樣較合適，我不便再表示意見——」

帖覇恭聲道：

「關兄，在下有個不情之請！」

關山月一怔道：

「帖兄請說！」

帖覇大聲道：

「關老爺子當年創了神騎旅，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組合永遠流傳下去，兄弟素來景仰武林先賢和前輩，願請關兄入咱們組合——」

一呆，關山月道：

「這——」

帖覇正色道：

「關兄，神騎旅需要重新整頓了，武老二已沒資格再在組裏混了，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這個組合瓦解，如果關兄肯加入，我相信——」

上官予點頭道：

「如果關兄加入，藥王谷的兄弟就好擺平了，鬼谷子雖然是神騎旅幕後大老板，可是兄弟們知道的並不多，我正好重新編組——」

關山月淡淡地道：

「先找到鬼谷子再說。」

老京點頭道：

「好，我先押下這老小子，待會谷裏見。」

帖覇大笑道：

「老京，小心點！這老小子溜滑得很的，當心他跑了！在藥王谷裏頭，他也有幾個心腹——」

老京拍拍胸脯道：

「成！跑了找我老京拿命抵！」

武老二就這樣給老京押走了。

藥王谷在阿諾、丁槌子、方濤、胡七和八通這些高手的衝殺下，的確傷了不少人。負責和這些人周旋的是神騎旅有小覇王之稱的歐一凡，他知道這些人都不善與，調遣谷中各組好手，硬將阿諾這夥人逼在一棟屋子裏，他不急著和對方殺伐，他知道自己人雖多，對手更不弱，硬拼硬殺的結果鐵定是自己人傷亡較多，他用拖字訣，拖到老京過來。老京常交待他，要等他和上官予解了武統領的困之後，才決定如何處理這些人。

阿諾已不耐煩了，在屋子裏吼道：

「歐一凡，去把你們的祖宗給我叫來，我阿諾今天不把你們砍得血流成河，我誓不罷休——」

其實，丁槌子這些人奉關山月之命進行搗亂，繞著藥王谷追殺，早已累得半死，他們先衝進屋裏歇歇，也是在等關山月的消息。關山月和帖覇已去了這麼久，始終沒有訊息傳來。

胡七早已耐不住了，他咬著牙道：

「阿諾，咱們殺到武老二的住處——」

阿諾跳起來，道：

「不早說！幹！殺出去！」

但，當他的目光向屋外一瞄時，心裏頓時吸了口涼氣，歐一凡武功雖然不怎麼樣，調兵遣將的本領倒是很高。他將手下分成十來組，各組十條漢子，已分配好個人博殺的對象，阿諾這些人祇要一露面，他們就分批衝殺過去。

丁槌子早已累得不能衝了，他們交換一下眼神，丁槌子苦笑道：

「這個歐一凡是個武將，他配置人手還眞有一套，咱們單打獨鬥人人可贏，但，他們要連環上陣，咱們再有力氣也禁不起三進三出——」

方濤沈思道：

「咱們困在這裏也不是辦法，時間久了，他們的高手來了，咱們會吃大虧。依我看，咱們乾脆殺到姓武的地方，也能和小關碰上頭——」

胡七嗯了聲道：

「我帶路，這離那不遠！」

話聲未落，祇見歐一凡指揮十來個神騎旅的漢子，各自背了一堆乾柴，他們身手快迅的把乾柴向屋子四周扔來，眨眼間，這屋子四周已堆滿了乾柴。

阿諾詫異的道：

「他們想幹什麼？」

丁槌子眉頭一皺道：

「他要用火燒房子了！」

阿諾大刀一抖嘿嘿地道：

「他們做夢！歐一凡那小子如果敢派人點火，我阿諾先一刀砍了他，憑這些三流角色，也敢在我面前——」

如果歐一凡眞派人點火，那他也太嫩了。阿諾在窗口還沒吼完，祇見那些漢子中又有幾個人提著兩只籠子過來，籠子是密封的看不清裏面裝的是什麼。祇見一個漢子伸手往籠子一探，從裏面抓出一隻大老鼠來。那漢子手脚俐落，拿出一塊棉布綁在老鼠尾，不多時，幾十隻老鼠的尾巴上都綁了布條。

八通目睹此景大叫道：

「不好！」

阿諾不屑的道：

「你吼什麼？幾隻老鼠也怕——」

八通寒聲道：

「他們眞聰明，利用老鼠放火！」

果然，那數十隻老鼠的尾巴已被神騎旅的這些漢子澆上火油。

歐一凡朗聲大笑道：

「朋友，我要火燒王八了！」

丁槌子激動的道：

「兄弟，如果火眞燒起來，咱們祇有硬拼了。不過，在火還沒燒起來之前，咱們最好先收拾這些老鼠。」

丁槌子不知何時手裏已抓了一把石塊，他雙目緊緊盯著屋外，目睹那些漢子將老鼠尾巴點著的剎那間，數十隻老鼠尾巴著了火，向這間屋子奔來——

丁槌子抖手擊出石塊，道：

「著！」

他手法快速，十幾個小石塊擲出後，塊塊都擊中奔飛的老鼠，祇聽一陣吱吱叫聲，已有十來隻老鼠給擊斃。但，老鼠有四五十隻，還有的阻止不了。

八通和方濤也不甘寂寞，順手抓了把身上的暗青子，連連發了出去。可是屋前的乾柴還是著起火來，剎那間，濃煙吹起，火星子也隨著冒了起來。

阿諾眼見這屋子燒了起來，吼道：

「衝呀！難不成眞要我們做紅燒鴨！」

經過這一段喘息的機會，阿諾的體力恢復了八成，他知道這場殺伐將決定他們的成敗，手裏的大刀已揮向衝過來的漢子身上。歐一凡是個聰明人，他已摸清阿諾這夥人的功夫底細，在分配人手上確實下了點功夫，阿諾一衝出來，對付他的十條漢子已圍了上來。

阿諾的刀快利的令圍殺他的漢子們有些喪膽，因爲阿諾是拼命，拼命之下，這組人就有顧忌了。他們紛紛閃避，阿諾卻在這種情形下砍散了他們。眨眼間，已有三個漢子死在他的刀下。

丁槌子是這裏面功力最高的，歐一凡聽過丁槌子的大名，他知道這個人最難纏，所以他親自下場了。他率領九個兄弟連連衝向丁槌子。

丁槌大應敵的經驗太豐富了，他祇拿下一把刀，狠厲的攻向歐一凡。他知道這個人是頭頭，先砍了他，立刻會瓦解這夥人的士氣。歐一凡在丁槌子的追殺下，額頭上已冒出冷汗，他的兄弟緊跟在屁股後頭，居然幫不上忙。

八通跟胡七最慘，胡七有病在身，八通功力較弱，在這麼多殺手的糾纏下，早已力不從心，喘噓噓的在那拼命掙扎。

方濤溜滑，猶如水蛟，也殺了兩個漢子，一時之間，這幾個人還能撐下去。

突然——

遠處有人叫道：

「住手！」

歐一凡一怔，偸偸瞄了一眼，祇見上官予領著一夥人向這邊行來。令他不解的是上官予居然

是伴著關山月，甚是恭敬的陪著說話。上官予是歐一凡的頂頭上司，上司開了口，歐一凡這些手下自是停了手。

歐一凡上前道：

「組長來的正是時候，這些人——」

上官予揮手道：

「自家人，別打了！」

阿諾朝關山月大叫道：

「我的爺，你總算回來了，我眞擔心你給人家剁了呢，我們幾個老不死的正準備殺上去呢——」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很好。兄弟，咱們要找鬼谷子。」

從關山月闖山開始，鬼谷子就沒露過面，殊不知鬼谷子早已了解今日對自己不利了。他暗中操縱武老二，但，神騎旅的兄弟祇把他當作一名大夫，並不知道他是他們幕後的主使者。

丁槌子這夥人闖山，他就出面干涉，奈何沒人聽他的，他們平常就奉命不准和鬼谷子接觸，鬼谷子即使下令，也沒有人理會他，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份量有多少？鬼谷子聰明絕頂，他看清了形勢後，唯有找武老二了。當他偷偷去會武老二時，武老二已被老京扣住了。鬼谷子明白今日的情形後，悄悄地溜了。他曉得關山月已掌握了全部的情勢，若再留在這，祇有自尋煩惱，他悄悄溜回去，逼鬼谷夫人和他偷偷下山——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已有了主意——

他想到了合作的對象——鼠王。

歐一凡茫然道：

「鬼谷先生沒露過面——」

帖覇哼地一聲道：

「這老小子溜了！」

上官予冷笑道：

「他溜不掉，我們下令兄弟全力搜尋！」

藥王谷神騎旅的兄弟在上官予、帖覇和老京的說明下，已明瞭箇中原委，他們不恥武老二的爲人，對關山月加入他們的組合衷心歡迎。

關山月在道上的名氣太大了，他們早已聞名久矣，在帖覇的介紹下，大夥都認識了。胡七最高興了，他是上一代神騎旅的一份子，如今這個組合又重生了。

胡七合什道：

「感謝天，神騎旅總算又見天日了。」

帖覇大聲道：

「咱們什麼時候開香堂？」

老京是神騎旅的總護法，他對組合的律條背的滾瓜爛熟。想了想，道：

「選日不如撞日，今晚就開堂——」

開香堂是任何一個幫派中的大事，若無重大事情是不能輕易開的。今天，神騎旅是發生大事，各個兄弟俱知事情的嚴重，紛紛散去自行準備去了。

夜茫茫，雲茫茫，一輪斜月也茫茫，在這茫茫涼涼的夜影裏，藥王谷在一片火炬下顯得紅光沖天，兩道人影分立在兩旁，俱是黑衣裝束，人人腰裏插了一柄匕首，黑布包頭，這是神騎旅開香堂沿襲上一代的古俗，黑布包頭表示同入一個門，黑衣表示進入此門同樣衣食，黑褲黑鞋代表同爲兄弟，無分先後，腰裏匕首是爲法，組合裏的兄弟任何人犯錯，都是用自己的匕首來處決自己。

一柱香，一香爐，敬的是桃園三結義。

兄弟每人三柱香，一敬天地，二拜神，三叩父母及兄弟，人人在莊嚴肅穆中禮拜上香。老京如一座山般的站在供桌前，他是組合裏的大護法，那雙寒冷的目光掃過每個人的面上，禮畢，老京沈聲道：

「咱們老祖是關公，丹心碧血爲幫中，若是有人忘大義，三刀六眼不留情。」

神騎旅的兄弟一呼百諾的叫著：

「三刀六眼不留情。」

老京大聲道：

「帶武老二。」

武老二在數百道目光的逼射下，一臉蒼白的給押了上來，曾幾何時，他還威風八面的領袖群倫，耀武揚威的發號施令，那想到今夜卻成了階下囚。

武老二押上來了，蛇娘子和紅娘子也給帶了上來，這兩個女人知道自己犯了婦倫，早已羞愧的低下頭來，眼裏淌著淚卻一句話也說不出。

老京一揮手道：

「宣罪！」

立刻有個漢子走了出來，宣讀罪狀：

「武老二身爲神騎旅總覇子，不知愛護兄弟，勾引兄弟之妻，罪無可逭，理應受組合律法處

置，以維組合長遠之法則。」

老京立刻問道：

「武老二，你可知罪！」

武老二冷冷地道：

「這是忤逆行爲，別忘了我是大統領！」

老京怒聲道：

「大膽，以你所行，組合早已革除你的身份，如今你不過是組合的一份子，王子犯法尚且與民同罪，何況你不過是個頭頭而已。」

老京換了口氣，又道：

「武老二，兄弟們還有誰擁你、護你？」

果然，這批江湖漢子沒有一個肯爲這個大當家的說上一句話，俱不屑的望著他。

武老二長嘆一聲：

「罷了！」

胡七上前道：

「他還有更重的罪！」

老京點頭道：

「胡爺請說！」

胡七當著大夥的面前道：

「諸兄弟，二十年前，有位關敏關大爺集合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神騎旅，關老爺憑著仁義之劍把本組合發揚光大。武老二當時也是組合裏的兄弟，爲了女色和厚利，與鬼谷子設下黃昏谷之計，將組合兄弟毀了大部份。」

武老二寒聲道：

「他們不會相信你的，胡七！」

胡七呸地一聲道：

「關老爺子在那一役中差點沒要了命，老爺子不甘心這組合就此毀去，命他少爺關山月追查這件事的始末。關山月硬闖藥王谷，與各位兄弟交手，全是武老二招惹出來的。如今諸位要用家法，關山月自是尊重諸位的意見。武老二犯了忤逆、叛了組合，這是大逆不道——」

胡七的話聲一落，立刻有人大叫道：

「殺了他，我們要迎關老爺子回來重振大局！」

在一片叫囂中，武老二知道那個結果了。

老　老京雙目一寒道：

「執刑！」

立刻有個漢子捧著一個方盒出來，盒子用布覆蓋著，武老二目睹那個盒子時，臉色瞬間大變，他太了解那個盒子的意義了。在這時刻，凶狠的武老二居然發起抖了。

托盒捧在半空中，立刻有人掀開那塊覆布——

一柄雪亮的匕首放在盒中，還有一大碗酒尚在那裏搖動。雖然祇是這兩樣東西，卻代表了江湖的法與情。

老京紅了眼，冷冷地道：

「武老二，你是自己來還是由我動手？」

他是執法人，也是施刑者。

武老二咬咬牙道：

「我自己來！」

他還不愧是個老江湖，在亡身之前尚能挺起來，咬緊牙關硬撐下來。

老京嗯了聲道：

「你還有話說麼？」

武老二冷冷地道：

「沒什麼可說了，頭掉了碗大的疤，二十年後，我武老二還是一條好漢，老京，我永遠不會忘了你！」

老京不屑的道：

「隨你吧，希望你投胎後能重新做人！」

老京是大護法，武老二的捆綁祇有他能鬆解，神騎旅還是很尊重武老二當日的身份，換了任何一個小兄弟，護法有自行處決的權力，根本不需要大費周章的開香堂。而武老二身份特殊，他的犯行必需要經過兄弟們共同的認可才能決行，道有道規，行有行法，神騎旅雖然祇是個小小的幫會組合，他們還是按一切法則行事。

老京鬆了武老二的綁，也解了他的穴。

武老二惡狠狠的拂了關山月一眼，冷冷的道：

「我是栽在你手裏。」

關山月淡淡地道：

「你作惡多端，這下場早該想到！」

武老二恨聲道：

「我恨自己沒有殺了你，如果再有機會，我一定——」

老京一點也不給武老二機會，道：

「江湖人有江湖報，武老二上路吧！」

武老二哼了一聲，伸手端起托盤裏的那一大碗酒，仰頭咕嚕咕嚕的灌進嘴裏。這是亡魂酒，喝了這碗酒，那就是與兄弟揮別之意，再也不會見面了。

武老二拂了拂嘴角的酒漬，伸手抓起了托盤上的雪亮匕首，目光在鋒刃上瞄了一眼。突然道：

「老京——」

老京眉頭一皺道：

「還有什麼事？」

武老二沈穩地道：

「咱們組合裏有一條規定，統領犯行，有『拒行』的權利，如果我要求『拒行』，你能准麼——」

「拒行」即是拒絕處置，那是大統領唯一的護身符，一生祇能用一次，不過要「拒行」也要有條件，受制者必需向幫中弟兄挑選最高身手決此一鬥，而幫中弟兄也有拒絕的權利，這條規矩利敝互補，如果兄弟們拒鬥，他依然要自裁。

老京聽了之後，冷冷地道：

「你妄想求生，兄弟無人恥你的爲人，你能向誰挑鬥？是我？上官予？還是帖覇？這些兄弟中，祇有我們三個還有資格與你一鬥，其他的，嘿嘿，你是不能挑的——」

那知武老二陰狠的道：

「你們也不是我的對手。」

老京一怔：

「你要找誰？」

武老二嘿嘿地道：

「誰害我，我找誰！」

目刃如冷霜樣的逼向關山月，他選中了他——

老京一呆道：

「他還沒進山門——」

武老二冷冷地道：

「他早是山門中人，神騎旅當初創立時就曾宣誓過，組合兄弟的子孫視爲當然組合裏的弟兄

，除非他自己宣佈永不加入，姓關的是關老大的兒子，他既然來替他老子找場子，他就是組合裏的一份子。

說的有道理，關山月如果拒絕拼鬥，唯有宣佈不入山門才能拒絕這次拼殺。而在規矩上初次入門者，是不能拒絕兄弟的挑鬥的。

武老二說完了，目光落在關山月身上，他在等，等關山月的答覆，因爲這是他唯一求生的機會——

老京問道：

「關少主，你的意思——」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我接受——」

話音一落，全場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這眞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組合裏的把子要向一個初入山門的人討命，所有的目光全部都落在關山月的身上，他們要看看這位年青的兄弟如何應付武老二。

武老二大笑道：

「有種！」

他一回身，又道：

「拿劍來！」

他選了劍，他認爲自己的劍法在組合裏無人能敵。此人心機深，心腸狠，殺關山月不但解了危，還能消了心頭恨。但，他也知道關山月功力深，不是那麼容易得手，這如同箭在弦上，他沒有選擇，祇有硬拼了。

一劍在手，武老二彷彿握住了生命的源頭，他突然勇氣十足。長吸口氣，將手上的劍逼得嗡嗡直響。

武老二沈聲道：

「老京，因果我宰了他，我將在神騎旅永遠除名，你們可不准再追殺我，否則你便是犯了規矩。」

老京懂武老二的意思，武老二知道自己要活命，必會傾全力相拼，結果必然會相當酷烈，很可能自己要付出血的代價，才能保命。

老京沈思道：

「你祇要能活著，過去的都不談了。」

武老二滿意的笑了道：

「好！」

他就是要等老京這句話，老京是這裏的總護法，他說的話沒有人會反對，他相信自己這條命是撿回一半了。暗中一運氣，武老二的劍已閃了起來。

一移身，斜上半步，武老二喝道：

「動手！」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會死的更慘！」

他滿臉殺機的凝視這個叛幫無恥的淫徒，他也明白武老二在利用組合裏的律法來求自己的活路，對這種會鑽律法漏洞的小人，關山月是不會容情的。

鏘地一聲龍吟振空而起，關山月的劍已如一弘秋水般的顫閃在空中，胡七和阿諾俱摒住氣息，他們知道這兩大絕世高手相拼，必定會有死傷，當然，他們希望死的是武老二。

武老二是拼命，拼命之下就不會注意到自己的切身安危了，他的劍如銀芒般地向關山月射去，這老小子還眞有點功力，劍在他手上運轉的不但快，更狠厲的不讓關山月有喘息的機會。

關山月已連著閃避了對方七劍，這連環七劍是武老二最擅長的攻殺秘招。在他預料中，關山月遇上了這七招，定會手忙脚亂，甚至會受傷，那想到關山月竟能在蒼促的攻殺中靈敏的避了過去。

武老二的劍斜空而去吼道：

「好身手！」

關山月決不是個祇挨打而不還手的人，他藉武老二的劍勢運盡的剎那，早已長吸口氣，喝道：

「武老二，我會讓你一劍斃命，免得你痛苦！」

武老二長劍連番揮出，喝道：

「吹牛——」

字音猶在他舌尖打轉，武老二祇覺得自己揮灑出的劍有如石沈大海，好像被一股旋轉的大力吸住斜向一邊，而眼前出現一大片耀眼奪目的光華。武老二暗中大涼，身子疾速向後躍去，連那柄劍都留不住了——

武老二的神色慘變道：

「你——」

關山月的劍如掌理生命的幽靈般，迅快而幻化的從武老二的劍由上而下的劃下來。在一聲慘叫中，武老二的身子一搖，那張驚恐的臉已由中間劃開，關山月並未因劃開了他的臉而歇手，劍

刃繼續劃向他的胸前和肚子。眞是慘極了，武老二的肚子已劃開了，血和腸子都流出來，那情景令人不忍目睹。

武老二在慘號中抱著自己掉出來的腸子在掙扎，現在神騎旅所有的弟兄們都被這個場面震懾住了他們從沒看過這麼慘烈的殺人手法，武老二那張臉毀了，胸口開了，肚子也裂了，他受的罪可大了。

半晌，武老二才停止了生命的慘叫，躺在血泊中，有如一頭剛剛被宰的死豬，再也施展不出威風了。

突然——

兩邊兄弟暴出一陣興奮和激烈的歡呼，他們被這罕見的劍法和手法給吸引住了，他們滿臉的佩服和敬畏，不知何時，有人鼓起掌來，剎那間掌聲如雷——

蛇娘子和紅娘子卻面如死灰，她們知道該輪到她們了，她們將有何種下場，沒有人能夠預料——

上官予恭敬的上前道：

「關兄弟，請上座。」

一張大椅早已抬了出來，放在供桌前面，老京瞄了地上的武老二的屍首一眼，揮手道：

「抬出去！」

武老二給抬了出去，關山月卻不明白上官予請他上座的意思，他望著上官予不解的道：

「兄弟，這是什麼意思？」

老京恭聲道：

「我們請關兄弟領導神騎旅重新揚威江湖——」

這句話從老京口裏說出來，四處立刻響起了連連的歡呼，這眞是件震驚江湖的大事，神騎旅的主換了關山月，這消息如果傳出去，祇怕萬字幫、殺手門這些幫派門會都會大吃一驚，他們作夢也想不到關山月和神騎旅有那麼大的關係——

關山月連忙道：

「不，這不可以——」

帖覇大笑道：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在未開香堂前，兄弟們早就交換意見了，武老二一除，組合裏的兄弟有那個能負起領導之責，更何況你師出有名，關老爺子是第一代把子，由你來接任太恰當了——」

關山月還要推辭，可是大夥已鼓躁起來，人人在歡迎，人人在叫好，眼前情勢根本由不得他

了。

胡七一推他道：

「小關，這也許是天意，推不掉了——」

二十七

淡淡的火光下，關山月在衆星捧月下，終於坐上了那把龍頭椅，先祭老祖，兄弟再上香，然後，各個兄弟見過他們往後的龍頭大哥、阿諾、丁槌子、八通和方濤自然而然的也加入了神騎旅，無形中使神騎旅更壯大了……。

「插香爲盟，永爲兄弟！」

所有在場的神騎旅兄弟全喝過血酒，也上過香頭，老京立刻把組合中的大小事向關山月稟報一番，帖霸樂的裂了嘴，一眼看見那兩個女人，道：

「兄弟！那兩個女人……」

蛇娘子和紅娘子的臉驟刹那間變得蒼白，她倆知道厄運卽將降臨到自己的身上了，兩個女人還指望自己的老公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能饒了自己，希冀的望着她們的老公，盼上官予和老京能替她們說句好話。

上官予和老京鐵青着臉，連看都不看她們一眼。

關山月沉思道：

「她們是不是組合裡的兄弟——」

老京哼地一聲道：

「她們不配！」

關山月點頭道：

「即非組合裡的人，那就私了吧，上官和老京，你們自己處理自己的家務事，我不準備過問……」

上官予咬牙道：

「我要休了她！」

這已經是太寬容的做法了，蛇娘子滿臉滿腮的眼淚，望了上官予一眼，人已爬起，低聲道：

「謝謝你饒了我這條賤命，一個女人被夫家休了，比殺了她還要難看，我不怪你，你是條漢子，當然不容許自己的女人替他戴綠帽子，我咎由自取，怨不得誰，往後，我會自尋活路，謝謝你！」

說完一抹淚，人已急奔而去。

上官予心裡也是一陣黯然，「情義」二字對一個江湖人來說似乎更重要，眼看着自己曾擁有也愛過的女人絕塵而去，再鐵石心腸也爲之悵然——

老京瞪了紅娘子一眼，道：

「有例在先，妳也滾吧！」

紅娘子連話也不說，隨着蛇娘子之後而去。

神騎旅重新立主的消息不逕而走，江湖上流傳的很快，關山月的大名也在一夕間成了茶餘飯後談論的焦點，而神騎旅的追殺令也如它的消息一樣，已落在每個道上朋友的耳朵裡，他們要拿鬼谷子。

追殺的目標是鬼谷子，鬼谷子也成了道上的焦點。

鬼谷子在江湖上失了踪，沒人見過這個人。

但，鬼谷子決不會就這樣失踪……

秋涼了，寒風也有些瑟瑟，敍敍的枝葉也開始發黃了。片片枯黃的葉子在旋風裡溜轉，緩緩投落在「尙林庵」瓦頂上，一道道石階沿着山底下迤邐而上，一個二小彌沙沿着石階掃着落葉，此刻，滿空的蒼茫，悽愴的涼意，在寒風瑟瑟中，石階上緩緩行來兩個人，鬼谷子走在前面，鬼谷夫人緊緊跟在他身後，從鬼谷子那張緊繃的臉上，可看出他十分憂愴和緊張，而夫人則是滿面憂悒，眼眶裡還滾動着晶瑩的淚痕，兩個人心情似乎都很沉重，在那段石階上兩個人走了大半天。

終於踏上了「尙林庵」的泥地上，鬼谷夫人顫聲道：

「你把我放在這裡，讓我終老此處？」

鬼谷子心裡一陣難過，道：

「暫時的，我殺了姓關的，自會來接你！」

鬼谷夫人合什道：

「你內心裡充滿了仇恨，過去的也都過去了，何必硬要怨怨相報，現在你若能放棄那些過去，也許還能有個善終！」

鬼谷子憤怒的道：

「不行，關敏讓我失了兒子，我也要讓他斷了根，如果我現在歇了手，當初也不必花那麼大的心思控制神騎旅了，如今關山月輕易的登上了霸子，這口氣我嚥不下，女人，別管我，我會很快的回來……」

鬼谷夫人泣道：

「我怕你回不來了！」

鬼谷子怒聲道：

「你咒我？」

夫人長嘆道：

「我有預感，咱們要永別了！」

鬼谷子怒聲道：

「喪氣，臭女人，妳等着瞧吧，我鬼谷子不是那麼善予的，我要姓關的小子跪着求我！」

鬼谷夫人啊了一聲道：

「你要幹什麼？」

鬼谷子嘿嘿地道：

「我要小玉，那個女人是姓關的心上人！」

鬼谷夫人怒叱道：

「無恥，她已夠可憐了，你還要利用她！」

鬼谷子轉身而去，道：

「那是手段，對付仇人是不講究手段的！」

鬼谷夫人顫聲道：

「好！你有手段，我也要你後悔一輩子！」

鬼谷子根本沒有理會鬼谷夫人，他只顧急速下山，連頭也沒回一下，鬼谷夫人從她的衣袖裡緩緩拿出一柄匕首，淚珠如串串水滴樣的滴落下來，一用力，那柄匕首已插進她的胸口上，鮮血

如泉般的噴出來，她已半跪在黃泥土地上，佛門濺血，掃地的小沙彌驚叫一聲，人已簌簌而抖，瞪舌張目的動彈不了。

鬼谷子的全身似抽緊的牛皮筋一樣，全身彷彿罩在寒冰裡，望着他老婆緩緩倒下，他突然一聲長笑，悲愴的吼道：

「關山月！我要殺了你！」

他已知道是個什麼樣結局，連頭也不再回一下，邁開步子，發出一陣陣悽涼而憤慨的慘笑，如飛的向山下奔去，他連老婆的屍體也不收了……

尙林庵裡疾快的射出一條灰白的人影，她是個潔淨的女尼，快速的抱起鬼谷夫人向裡奔去。地上一灘血，小沙彌蒼白的拿起掃帚跟着走了。

血債血還。

當鬼谷子目光落在那一片花海之間，他的目叉中似噴着火樣的向這座滿植花木的小山頂望去，山頂上有棟白色小木屋似嵌在花樹裡般的靜靜躺臥在那裡，鬼谷子移身而上，遠遠的，他看見「幽幽園」三個蒼勁的大字，「幽幽園」的意義在那裡？這個古怪的老人百思不解，可是從那整齊排列的盆景和時花上，他知道這個園子一定在紀念一個人？那會是誰呢？

他向園子裡行去，只見這園子是依山而建，惜山勢而築的一片樹海，每一椿擺設和佈置都經過一番心思，別緻而生趣盎然，這眞是個令人不忍離去的好地方！

但，此刻他已無心覽賞這裡的風光，他在搜索屋裡的主人，他已有卽定的目標，要先會會綠玉令主！

綠玉令，遍傳江湖的綠玉令主就是住在這裡，鬼谷子是個頗富心機的人，他絕不敢輕易造次，因爲綠玉令主的威名猶在鼠王之上。

突然——

有一條大黃狗從小木屋裡撲出來，迎着鬼谷子狂吠而至，這條大黃狗彷彿已通人性似的，以一種極不友善的態度瞪着他，並嗅聞不已。

屋裡响起一個清脆的聲音，道：

「誰呀？」

小屋的門開了，一個美艷如花的綠衣少女伸出頭來，向鬼谷子瞄了一眼，然後跑了出來，輕輕拍拍大黃狗的頭，問道：

「你！」

鬼谷子終於發覺目標了，他不用問已知道這個美俏的女孩就是他要尋找的目標——小玉，他嘿嘿地道：

「請問令主在嗎？」

小玉眨着大眼，道：

「你與令主是朋友？」

鬼谷子呵呵地道：

「小玉！也許你不認識我，我是令主的忘年之交，當年我鬼谷子和令主把酒論交之時，你還沒有生呢！」

小玉茫然的道：

「他不在家，你還是改日來吧！」

鬼谷子眉頭一皺，道：

「不在家，我可是三天三夜沒歇着專程趕來！」

小玉啊了一聲道：

「一定是發生大事，不然你怎會三天三夜的趕路呢，伯伯，裡面歇着，也許……」

大黃狗忽然昂起尾巴直搖幌，低唔了一聲，朝外奔去，小路上，一個仙風道骨的老人緩緩而來，那條大黃狗飛撲到老人身上，用舌頭低舔着這老人……

鬼谷子拱手道：

「令主——」

綠玉令主啊了一聲道：

「老鬼！你那有功夫來我這裡，藥王谷的風景不會比這裡差，你不會無原無故的來跟我聊天吧？」

鬼谷子呵呵地道：

「我是專程來看妳的！」

綠玉令主大笑道：

「那好！咱們就在這裡盤桓幾天……」

他向小玉一施眼色，又道：

「還不煮茶待客！」

小玉格格地跑進屋裡，小玉手腳還眞快，數碟小菜、一壺熱酒、還沖了茶，二個半百有餘的老人就在那裡暢飲起來，半响，鬼谷子借着幾分酒意，道：

「令主！相信我的眼力麼？」

綠玉令主大笑道：

「當然，天下有那個不相信鬼谷神醫，有妙手回春之術，你老弟卽然有此醫術，那就替我看

看，我還能活多大歲數——」

鬼谷子正色道：

「你有病……」

綠玉令主一怔，道：

「我有病？老鬼！你不是嚇我吧？」

鬼谷子凝重的道：

「令主！咱們相交已非一日，鬼谷子能有盛名就是靠這雙眼睛，你心肺肝都有徵兆，不出一年，妳必會病發而終……」

綠衣令主聞言倒不覺得怎麼樣，小玉聽了却臉色發白，她愛綠衣令主，更敬重這個老人，從幽幽夫人去逝後，她就和他相依爲命，顫聲道：

「鬼醫伯伯，你是神醫，快救救令主！」

鬼谷子大笑道：

「別怕！別怕！我即然來了，自會醫好令主，小玉，伯伯的神術天下第一，你看，我現在就給他醫病！」

他從懷裡拿出一個綠玉瓶子，倒出三粒紅色藥丸，交給了綠玉令主，道：

「快服下——」

綠玉令主還在猶疑，小玉道：

「快吃下去，你的隱疾會好的！」

綠玉令主拗不過這小丫頭的催促，仰頭把那三顆藥丸吞進肚子裡，小玉感激的向鬼谷子行禮，鬼谷子的臉色突然一冷，適才那種笑容可掬之態已一掃而光。

小玉一呆，道：

「伯伯你……」

鬼谷子嘿嘿地道：

「伯伯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小玉怔怔的道：

「伯伯要帶我去見誰？」

此刻，屋外的大黃狗忽然狂吠起來，那知牠才叫了幾聲，就傳來一聲狂吠，然後叫聲突然中斷，再也沒有聲息了，小玉神色一變，一移身，只見這屋子裡已多了三個人，這些人來的眞快，瞬間已到了綠玉令主身前。

綠玉令主一楞，道：

「老鬼！你邀了人手？」

鬼谷子嘿嘿地道：

「令主！實不相瞞，我來這裡是要這位玉姑娘跟我去辦件事，怕你老哥哥不答應，不得已，給令主吃下三顆百鳳丸！」

綠玉令主大怒道：

「你跟我玩陰的！」

鬼谷子嘿嘿地道：

「你別動氣，百鳳丸是很烈的毒藥，尋常人一顆就能半身麻痺，你連服三顆，嘿嘿，令主，你的武功只怕再也用不上了！」

綠玉令主叱道：

「眞想不到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我把你當兄弟、當朋友，你却用咱們的交情來害我，眞想不到我綠玉令主會栽在自己椎心置腹的朋友手上。」

鬼谷子深沉的道：

「爲達目的不擇手段，誰叫小玉是關山月的朋友，那小子逼我走頭無路，我唯有用她來殺關山月！」

小玉顫聲道：

「你要殺關山月——」

鬼谷子冷冷地道：

「不錯！」

小玉憤憤地道：

「你眞是小人，自己沒本事找人家，居然用這方法對付令主，鬼谷子，立刻交出解藥，否則我小玉要你永遠走不出這幽幽園！」

綠玉令主冷冷地道：

「玉兒！站一邊去，瞧瞧這三位朋友，一位屠申玉已是腳踩四海顫的人物了，再加上山鷹和狗子，這三位可是响噹噹的大人物，你鬥不過他們！」

屠申玉裂嘴一笑道：

「難得綠玉令主嘴裡也能把我們當成個人物，嘿嘿，令主，昔日的威風已隨時光而煙消雲散，在我眼裡你現在還不如一頭豬！」

這是落井下石，綠玉令主此刻已服了百鳳丸，那一身蓋世武功只怕是無用武之處了，屠申玉看準了這一點，言辭間就不留情了。

綠玉令主憤怒的道：

「你罵我？」

他想起自己當年一塊綠玉令，是全天下時，有誰敢在他面前大聲說話，那想到眼前的屠申玉，如今竟敢這樣羞辱他，綠玉令主憤怒的躍了起來，一腳踹向屠申玉，那一腳眞是快到了極點，屠申玉居然閃不開，砰地一聲，屠申玉已被蹬到八尺之外，差點沒吐出血來。

屠申玉一呆，道：

「鬼谷先生，你的藥靈麼？」

此刻綠玉令主能一腳踹了他，確實讓屠申玉吓了一跳，他懷疑鬼谷子的百鳳丸失靈，綠玉令主功力猶存，要知綠玉令主武功蓋世，如果功力尚在，屠申玉知道憑自己這幾個人，萬萬不會是他的對手。

鬼谷子嘿嘿地道：

「怕什麼？那也不過是強弩之末，臨去秋波罷了！」

屠申玉尚在猶疑，狗子和山鷹已經耐不住了，兩個人同時向前搶去，各自一掌向屠申玉當頭劈去。

人在半空，狗子已喝道：

「他媽的，我當你眞有什麼能耐呢，也不過是臨去秋波，像你這種老東西早該埋骨黃土了，憑着一塊綠玉令在道上揚武躍威，佔着茅房不拉屎，老鬼，讓出位子來吧！」

那一掌他畢集了全身功力，一掌拍下，威裂金石，綠玉令主疾速的一掌迎上，兩股大力碰觸在一起，轟地一聲，狗子已痛叫一聲，那揮出的右掌已斷了開來。

山鷹的手掌未落，已疾速而退，道：

「鬼谷先生，他很棘手！」

狗子罵道：

「他媽的，這老小子扎手，我的掌骨全碎，鬼谷先生，我上了你這老小子的當了！」

綠玉令主寒着一張臉，站立在那裡，怒視着鬼谷先生，他年歲雖然已高，威風依舊，鬼谷先生雖然胆氣頗大也不禁被他的威勢所懾，頓時懷疑那三顆百鳳丸的威力了。

半响，綠玉令主冷冷地道：

「給我滾——」

鬼谷子嘿嘿地道：

「別逞能了，令主，我不相信你還有能力再一擊！」

綠玉令主長吸口氣，道：

「老鬼！你何不試試？」

鬼谷子和綠玉令主已有數十年的交情，他可清楚這一代令主的功力有多高，鬼谷子心機何等深沉，在沒摸清楚對方眞正虛實前，鬼谷子決不會輕舉妄動，鬼谷子沉思道：

「你支持不了多久，待會兒你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綠玉令主哈哈大笑道：

「老鬼！你眞以爲你那三顆百鳳丸是毒門的萬靈丹，老實告訴你，那三顆百鳳丸我根本沒吞進肚子裡，我對你太了解了，你雖然是神醫，身體狀況我却很了解，有沒有病我更清楚，所以我把那三顆毒丸壓在舌頭下，如果不信，你自己看看！」

他張嘴向自己手掌一吐，得確有三顆小丸子，鬼谷子慌悚的身子疾退，暴喝道：

「走！」

他這一退身，山鷹、屠申玉和狗子早已拔足向屋外撲去，四條人影有如喪家之犬般的疾走。

他們的身影也不過是剛剛消逝，綠玉令主已是蒼白的坐在椅子上，小玉長吸口氣，道：

「我眞擔心死了，怕那三顆毒藥……」

綠衣令主略略喘息道：

「玉兒！那三顆百鳳丸我得確吞進肚子了，老鬼和我交情頗深，我對他的話那會懷疑，更不

會防他……」

小玉顫聲道：

「剛剛那三顆？」

綠玉令主苦笑道：

「臭丫頭！妳忘了我的假牙了，爲了取信老鬼，我只有冒險一試了，否則，他不會那麼容易退走，玉兒，快從後門溜走，妳萬萬不能落在他們手裡！」

玉兒咬牙道：

「我們還可以拼，憑你教我的功夫，我不信他們……」

綠玉令主搖頭道：

「你錯了！單單老鬼你就無法應付，何況，他還有幫手，玉兒！別猶疑了，我支持不了多久！」

僅這幾句話的時間，綠玉令主的面色已經蒼白，全身並泛起了顫抖，口裡也逐漸有了吐沫，百鳳丸果然厲害，短短時間內已令本位名傳江湖的一代高手不成人形。

小玉顫聲道：

「我帶你走！」

她從牆壁上拔下自己的劍，欲帶綠玉令主暫時離開這裡，那知綠玉令主已慘然的吼道：

「快走！」

他這一聲大叫，立刻讓守在屋外的鬼谷子聽見了，他面上一陣陰笑，人又撲了進來，嘿嘿地道：

「我差點讓你騙了，老東西，我想起來，我曾給你鑲了三顆假牙，所以有印象，你剛才就是用那三顆假牙騙我，嘿嘿，百鳳丸毒冠天下，你就是有金鋼不壞之身也能將你化了！」

綠玉令主慘聲道：

「老鬼！咱們還是朋友，用這種手段對付老朋友，你不覺得慚愧？」

鬼谷先生嘿嘿地道：

「我也知道對不起你，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關山月搗了我的老窩，掀了我的底，那丫頭和他的關係太密切了，唯有用她才能毀了他！」

小玉怒叱道：

「老鬼！你敢！」

鬼谷子大笑道：

「我有什麼不敢？連我的老朋友我都下手了，你又算什麼？丫頭，識相點，跟我走，免得受皮肉之苦……」

小玉一顫長劍，道：

「你休想，我會先殺了你！」

小玉的身子一躍，那柄劍如殞石般的向鬼谷子穿來，那知鬼谷子的身子更快，一移步，人已閃了一邊，迅速的拍出一掌，硬將小玉的劍擊偏了。

小玉回身兩劍，可是鬼谷子的功力太高了，他和綠玉令主僅在仲伯間，小玉雖經綠玉令主教導勤練，但遇上鬼谷子，那就差多了，鬼谷子連換三次身法，已一指點了小玉的穴道。

綠玉令主怒聲道：

「老鬼！別動她！」

鬼谷子嘿嘿地道：

「令主！你的話還靈麼？」

山鷹和狗子已知道現在的綠玉令主連抬手的力氣也沒有了，狗子恨他毀了自己的手掌，一腳蹬出去，道：

「他娘的，老東西，你剛才的威風那裡去了！」

綠玉令主慘哼一聲，一口鮮血已噴了出來，百鳳丸的毒已使這個咤叱風雲的大人物在個卑微

的小人都不如了，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憤怒的瞪着狗子。

狗子踹了綠玉令主一脚，並未消氣，又道：

「你還瞪，再瞪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鬼谷子叱道：

「算了，他好歹還是個人物，不要太羞辱他，送他上路，咱們還要和鼠王他們會合！」

小玉厲叱道：

「誰敢殺他！」

她身子無法動彈，嘴還是能說話，這一聲厲叱，倒引起狗子的興趣了，他淫邪的瞄了小玉一眼，道：

「想不到妳還這麼迷人，怪不得姓關的會看上你呢，嘿嘿，姓關的女人，我狗子先玩了！」

綠玉令主沙啞的道：

「畜牲——」

狗子的劍已射了出去，他的右手掌受了傷，左手依然能用劍，那一劍筆直的穿進綠玉令主的心胸間，可憐一代英雄居然會死在一個三流角色手中，如果泉下有知，綠玉令主死也不會瞑目。

小玉顫聲道：

「你……」

鬼谷子沉聲道：

「帶她走！」

山鷹一手提着小玉，道：

「好！」

狗子嘿嘿地道：

「先生！這小妞長的太動人了，我……」

山鷹冷冷地道：

「你又犯了老毛病了！」

狗子淫聲道：

「兄弟！她是關山月的女人，咱們的鬼谷先生和關山月仇深似海，他老人家恨的不知道如何折騰姓關的，如果這小妞讓我先玩玩，嘿嘿，那不是替老先生出了口氣！」

鬼谷先生眉頭皺了皺，道：

「我在外面等你們，咱們要立刻上路！」

他眞是頭老狐狸，眉頭雖然是皺了皺，人却已向屋外行去，將那扇小白門重重的關上了，他

眼前彷彿已看見一幕香艷而動心的畫面，那個柔弱却剛硬的女孩子，已落在狗子和山鷹的手裡，她被他們撕開了衣服……

屋裡傳出一聲慘叫，一聲悽厲而憤怒的尖叫……

狗子和山鷹的淫笑，及那滿足的哼哈聲……

這一幕全在鬼谷先生的預料中，他突然覺得心裡好爽快，彷彿是自己在幹那種事一樣，有種說不出的快感，鬼谷子得意的笑了，自言自語的道：

「小關！這是頭一波的報復，先讓狗子姦了你的女人，讓你在道上永遠抬不起頭來，然後，慢慢殺你……」

彷彿一切都過去了，空中依舊刮着涼風……

狗子推開門了，提着褲子走出來，一臉的興奮和滿足之色，山鷹落在最後，他揹着小玉，小玉早已暈死了過去，衣衫凌亂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鬼谷子却像沒感覺一樣，冷冷地道：

「找輛車子，路上別讓人瞧見了！」

狗子恭聲道：

「會的！我狗子還沒玩夠呢，車上，嘿嘿……」

鬼谷子的臉突然冷的像塊冰，冷冷地道：

「凡事有一不可有二，你們已佔盡便宜了，從現在開始，誰要再動她一下，我就把他那根惹禍精給剁下來，要知道咱們只是出氣，氣順了就行了！」

狗子嘿嘿地道：

「鬼谷先生，咱們這樣做也是爲了你，女人嘛，玩一次也是玩，玩二次也是玩，她們不會再乎多玩玩——」

鬼谷先生怒叱道：

「住嘴！我說過的話決不更改！」

先施以恩再施以威，鬼谷先生最善於這一套，果然，狗子不敢再多說了，連山鷹也不敢再吭一聲，道上混的、江湖玩的，能允許他們幹這種事的也不多，他們已經很滿意了。

太陽在空中露個頭，雲層低低的，陽焰雖然穿過那層層的雲霧，柔　的投落在大地，空中還是涼涼的，七天的路程眨眼間從脚底下溜過，那一輛雙髻馬車徐徐向前划進，直往徐家大寨挺進。

徐家寨子的兄弟早已接護通報，有夥人向這裡報到，那輛馬車甫進寨子，有漢子迎了上來。

狗子在駕車，他將馬車停在寨子大廳前，鬼谷子和山鷹從駕車上下來，那漢子已恭身道：

「徐大寨主已恭候多時，請鬼谷先生裡面敍話。」

鬼谷子嗯了一聲帶着山鷹向大廳裡行去，廳中已坐了七、八條漢子，徐大寨主是個微胖漢子，在中原還是個响噹噹的角色，他首先站了出來，道：

「在下徐向前，見過先生！」

鬼谷子呵呵地道：

「鼠王已交待過了，說徐寨主是他的好友！」

這話是太抬舉徐向前了，江湖上誰不知道徐向前是鼠王的手下，中土道上的一般土匪頭，徐向前聽了非常受用，嘿嘿地道：

「那裡！那裡！」

進廳之後，七、八個漢子一一介紹給鬼谷先生，鬼谷子那會瞧得上這些三流角色，僅是略略的招呼一番，他眞正要會面的是名聞天下的鼠王。

鬼谷子坐下後，道：

「鼠王還沒到？」

徐向前恭聲道：

「快來了，他已知先生來了！」

僅這幾句話間，遠處已响起了步履聲，果見鼠王在一群漢子的擁簇下進了大廳，鬼谷子立刻迎上，笑道：

「鼠王！咱們可是許久沒見了！」

鼠王嘿嘿地道：

「聽說解決了綠玉令主，還擄了他的……」

鬼谷子得意的道：

「僥倖！僥倖！」

鼠王沉思道：

「兄弟！咱們是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次你老哥陰溝裡翻船要跟我合作，我是很歡迎的，不過，咱們一定要借你這條線才能將姓關的引出來！」

鼠王的意思鬼谷子當然聽得懂，他們知道關山月深愛着小玉，如果關山月知道小玉落在這些人手中，他們相信關山月拼死也會來搶救小玉，更何況綠玉令主慘死在鬼谷子手中的事也一定會傳進藥王谷。

鬼谷子此刻是有求於人，他可知道鼠王在道上的行情，此人善察言觀色，也了解鼠王的意思，他嘿嘿地道：

「全憑你老的吩咐，只要能報了仇，我鬼谷子心願足矣，其他的就不計較了。」

鼠王嗯了一聲道：

「將那娘們帶上來！」

徐向前立刻吩咐下去，不一會，狗子押着小玉走了進來，小玉歷經狗子和山鷹的摧殘，髮絲凌亂，臉色蒼白，一雙眸珠也紅潤一片，而在眼色裡更透着一股無法遏止的仇恨之色，怨憤的瞪着這一群人。

小玉雖然飽經滄桑，可是由於麗質天生，依舊不掩那股秀麗之色，鼠王眉頭一皺，道：

「她已非處子……」

鼠王是何等人，他自幼卽生在黑道裡，江湖閱歷可謂　厚的比一本書還厚，眼梢子只要略略一瞄，已揣摸出怎麼一回事了。

鬼谷子乾笑道：

「是狗子……」

狗子聞言大惊，道：

「還有山鷹……」

鼠王瞪了這兩個人一眼，道：

「光棍九九不打加一，你們這樣幹太丟人了！」

狗子顫聲道：

「我太衝動了，爲了解鬼谷先生的恨意！」

鼠王叱道：

「住嘴！我沒問你！」

狗子那會不知道眼前說話的是何許人，他果然吓的閉住了嘴，全身竟有些顫抖，鼠王看看鬼谷子一眼，道：

「後果很嚴重，會讓神騎旅的士氣更旺！」

鬼谷子嘿嘿地道：

「這正是我的目的，關山月如果知道了他的女人給狗子和山鷹姦了，只怕會氣的一頭撞牆，讓他瘋狂的失去理智，那樣不是對我們更有利麼？」

鼠王淡淡地道：

「但也能激起對方的同仇敵慨，姓關的如果同樣的報復，嘿嘿，咱們的損失會更大！」

鬼谷子仰頭大笑道：

「讓他來吧！鼠王！我們還會怕他麼？」

鼠王想了想，道：

「好！咱們就設個套子讓他自己跳進來！」

鬼谷子點頭道：

「派個人通知他，讓他來徐家寨子！」

搖搖頭，鼠王道：

「那樣太明顯了，我們還是要在這女人身上下功夫。」

他的目光雖然又落在小玉身上，小玉此刻不能言也不能動，只有憤恨的望着這些人，鼠王嘿嘿一笑，緩緩走到小玉面前，將她的衣領拉開，從他頸子上扯下了那塊綠玉令牌，這是綠玉令主的信物，普天下只有小玉有，鼠王將這塊綠玉牌子握在手裡，突然笑道：

「憑它就能讓關山月來送命！」

小玉的眼裡又淌下了淚水，她了解鼠王的意思了，他們要拿她當餌，將關山月騙來徐家寨子，徐家寨子就是關山月的葬身之地，她難過的直掉淚，却無計可施的連吼吼叫叫都辦不到。

突然，小玉發現一雙熟悉的目光那麼酷冷的在瞪着她，她心裡一震，已看見站在廳中圓柱旁邊的一個漢子一直奇冷的注視她，小玉心裡一陣難過，那是她的師兄雲飛鵬，她可沒想到雲飛鵬會在徐家寨子裡，雲飛鵬終於向她走來了，雙目冷瑟的凝視着她，她想說什麼？可是穴道受制，有話也講不出來。

鼠王望着雲飛鵬笑道：

「飛鵬！你還愛這個女人麼？」

雲飛鵬冷冷地道：

「不愛！」

鼠王哈哈大笑道：

「對呀！男子漢大丈夫那會討不到老婆，這女人是姓關的，關山月決不會想到他的女人給人家先玩了！」

雲飛鵬全身一震，道：

「給誰玩了？」

鼠王嘿嘿地道：

「管他是誰？反正不會是你！」

雲飛鵬的目光突然落向狗子和山鷹，狗子和山鷹心裡突然湧起一股懼意，那件事給予他們的負擔太重了，兩個人不敢和雲飛鵬的目光相觸，吓的急忙避了開去。

雲飛鵬嘿嘿地道：

「也好！這樣也好！」

沒有人能聽得懂他這句話的意思，可是小玉懂，他了解雲飛鵬，知道雲飛鵬愛自己頗深，那句「也好！」正代表了他內心的憤怒和不平，他已怒到了極點。

雲飛鵬的手一按劍柄，人已緩緩退去，狗子和山鷹只覺毛骨悚然的顫了顫，有如一道陰風吹過。

徐向前派人送出了綠玉令……。

徐家大寨在徐向前的指揮下已一切準備就緒，他們就像張了一張大網一樣，等待獵物上網。

鼠王和鬼谷子已擬妥了計劃，要活捉關山月。

已是入夜，昏黃的燈影下，小玉畏縮的被囚在一間黑房裡，陪着小玉的是徐家大寨的李大媽，她在徐家大寨長大，專負責伺候女眷，這次爲了小玉特別調她來看守她，怕她會自尋短見。

夜很深了，那扇門輕輕的打開了，一道人影閃了進來，李大媽似是澈夜未眠，立刻站起來道：

「是雲鵬——」

「嗯！大媽！是我！」

兩綻白花花的銀綻已送進李大媽的手裡，李大媽的眼眉全笑了，他悄悄地推了一下雲飛鵬，道：

「快點說，別給人瞧見了！」

小玉也醒了，她睜着一雙大眼睛發現雲飛鵬就站在他的面前，雲飛鵬伸手拍開了她的穴道，道：

「小玉！」

小玉眼裡浮露着晶瑩的淚水，顫聲道：

「師哥！」

雲飛鵬冷冷地道：

「妳還愛小關？」

嗯，小玉嗯了一聲，眼淚已泊泊地掉了下來。

雲飛鵬的臉剎那間變的蒼白，在這節骨眼上，小玉愛關山月的心始終不變，他知道這輩子是沒有希望了，他恍如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人在顫抖中搖晃着身子，眼裡鄧然盈潤着一抹清瑩的淚光，但，眼珠子却酷冷的令人駭怕，他怨毒的望着小玉、怨毒的……

小玉驚詫的道：

「飛鵬，你……」

雲飛鵬艱澀的道：

「我連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人就是活在希望裡，一旦希望幻滅了，那份失落和絕望是無情的，雲飛鵬是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人一般的感情和思緒，他差點沒吼出來，一雙手緊緊地握着，詭異而冷厲的瞪着小玉。

小玉慘然的道：

「飛鵬！原諒我，感情是沒辦法勉強的，我也知道跟了你會比跟他幸福，可是我沒有辦法，我寧可自己痛苦也無法容納你那份情感，我只能說謝謝你，謝謝你這幾年的照顧！」

雲飛鵬突然嘆了口氣，道：

「我不怪你！」

小玉感激的道：

「我知道，你對我最好！」

雲飛鵬長吸了口氣，道：

「雖然你不愛我，我還是願意爲妳做任何事，那個狗子和山鷹欺負了妳，我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他一轉身，突然又回頭，道：

「當然，我也會殺了關山月——」

他口音冷冰像塊寒冰，堅厚而酷冷的說明他內心的怨憤和小玉聽了全身直顫，駭然的叫道：

「飛鵬！飛鵬……」

雲飛鵬恍如未聞一樣，人已消失在昏暗中，留下小玉一個人在黑暗中嗚嗚的哭了起來，而李大媽只有嘆了口氣，陪着這個命運多舛的女人……

二十八

雲層壓的很低，天始終陰沉沉的，神騎旅與關山月的重新組合下果然另有一番氣象，帖覇和老京負責訓練兄弟的任務，胡七和上官予負責組合裡大小事務，丁槌子，阿諾、方濤和八通各有自己弟兄，分組辦事，數日間，神騎旅的顯赫威名已震盪了整個江湖，殺手門、萬字幫……各幫各派似乎全避他們遠遠的，不願再招惹他們……

關山月的大名在道上已樹立了新的形象，他像個神一樣的讓人崇拜和尊敬，但，他畢竟不是神而是個人，他也有人一樣的煩惱和痛苦，眼前就有一件令人惶惶不安的煩惱和痛苦在等著他：

……

帖覇領著一個漢子進來，這漢子二話不說，就送上一塊綠玉牌子，關山月心頭一震，綠玉令名傳天下，此令除了令主之外，只有小玉身上有此一枚，今日這陌生漢子突然將綠玉令送來葯王谷，莫非小玉和令主發生了事故……

他望了那陌生漢子一眼，道：

「這是誰叫你送來的？」

陌生漢子道：

「我們寨主！」

帖覇眉頭一皺，道：

「你們是那家的寨子？」

陌生漢子嘿嘿地道：

「徐家大寨！」

帖覇暗中一震，徐家大寨在道上的名聲極隆，道上朋友對這個龍虎之地各有一分敬意，徐大寨主爲人豪邁，廣交朋友，算是條不錯的漢子，帖覇和這個人雖不認識，可是對徐家寨子的事情聽過不少，他暗中留意這件事了，神騎旅重組之後惹上這個樑子，這後果就嚴重了。

他愼重的道：

「徐寨主交來綠玉令！」

那漢子冷冷地道：

「綠玉令只要交給關朋友，他一定知道其中意思。」

這漢子說完之後，扭頭就走，顯然是不願久留，帖覇看了眉頭一皺，冷笑道：

「朋友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那漢子一回頭道：

「你要留人！」

關山月搖手道：

「讓他去，咱們會那位徐大寨主……」

那漢子走了，帖覇看出這位主有副不豫之色，他很了解關山月，若非眞正有了令他難過的事，他輕易不會露出那種神色，帖覇低聲道：

「覇子，有事兄弟商量，別悶在心裏……」

長吸口氣，關山月道：

「綠玉令在武林中的地位頗高，這塊令牌不是普通人能擁有的，如果我料的不錯，是小玉出了問題！」

帖覇和阿諾這夥人已成了莫逆之交，私下也曾談論過玉姑娘的事情，此刻帖覇一聽是小玉出了漏子，心裏登時沸騰不已，他只覺得士爲知己者死，眼下是自己替朋友賣力的時候了，他沉思道：

「咱們立刻召集兄弟，殺進徐家寨子，把玉姑娘……」

關山月淡淡地道：

「兄弟，徐家寨子敢公然派人來送綠玉令，他們是有備而來，我相信他們已設下了網，正等我們踏進網裏，憑徐家寨子那點家業，在惹我們之前一定先掂量過，先看看自己的份量夠不夠，否則，他們便是自取其辱……」

帖覇嘿嘿地道：

「老徐要找死，咱們就連他的根也拔了！」

關山月苦笑道：

「我說過他們已掂量過自己的斤兩了，即是要招惹咱們，一定有十成的把握，如果我料的不錯，以徐家寨子的實力還不敢這麼大胆，然而他們却有恃無恐！」

嗯，帖覇道：

「一定有人撐腰！」

關山月點頭道：

「我正在想是那位朋友這麼照顧我們，神騎旅甫開張就來捧咱們的場了。」

帖覇嘿嘿地道：

「管他媽的是誰，只要惹上了我們，咱們就弄它個天翻地覆，不把徐家寨子拆了，咱們誓不回來。」

他說的豪氣千雲，大有壯士斷脆之情，關山月知道這位兄弟的脾氣固執而倔傲，爲朋友兩肋插刀從不皺眉頭，他拍了帖覇的肩頭，道：

「兄弟，我自己解決！」

帖覇大惊道：

「兄弟，你要獨闖徐家寨。」

關山月冷笑道：

「這個人是冲著我來的，我當然要去解決，何況小玉是我的朋友，那能讓大夥兄弟跟著我去冒險……」

帖覇搖手道：

「那不行，我不能讓你一個去犯險……」

突然！

門外傳來阿諾的聲音，哈哈地笑道：

「當然不能，我們覇子去那裏，我們兄弟就跟到那裏，如果覇子不讓我們跟去，嘿嘿，兄弟就是翻了臉，我也決不置身事外，寧可讓你打讓你罵，甚至於連殺剮也行。」

阿諾跨進來，丁槌子和方濤、老京全來了，他們彷彿是說好似的，飯後要陪關山月聊聊組合的事，那想到阿諾耳靈，剛好把帖覇和關山月的談話給聽了去。

帖覇大笑道：

「你們來的正好，把子有事不讓咱們跟！」

丁槌子搖頭道：

「那不成，如今你是我們大夥的頭頭，組合的大哥，你有事，我們都不會置身事外，兄弟，說吧，發生了什麼事了，大夥可以出個主意。」

帖覇那用關山月開口，已把綠玉令的事說了出來，阿諾最先跳了起來，大聲嚷嚷道：

「小玉是我們的朋友，她有了事，我們都不會置身事外，他媽的徐家寨是什麼東西？他們也敢虎頭拔毛，兄弟，明天，咱們拉隊去徐家寨，我阿諾可把那個破寨子拆了就不叫阿諾！」

丁槌子沉思道：

「阿諾，千萬別小看了徐家寨子……」

阿諾一瞪眼，道：

「難不成咱們還把它當神供着！」

丁槌子搖頭道：

「徐家寨子我去過，那裏能人不少，以徐家寨主的威名，他不會輕易惹上神騎旅，這其中，

他一定已有萬全的詭謀，才會動小玉的念頭……」

嗯，老京道：

「照說徐寨主決惹不起綠玉令，綠玉令主號令天下，江湖能吭個屁的人還不多，他公然以綠玉令來邀咱們的覇子，難道是綠玉令主的主意？」

說的有理，衆人點頭。

阿諾呸地一聲道：

「管那麼多，咱們殺過去問問姓徐的就行了。」

丁槌子想了想，道：

「當家的，徐家寨子咱們是非去不可，不過咱們是分批過去，當家的和帖覇先行，先進去了解一下內中情形，我們會拉隊混進寨子，當然，咱們這麼多人要混進寨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有老京和上官予將組合兄弟分兩批守在徐家寨子的好漢坡上，隨時可殺進寨子裡，我們幾個兄弟，扮成小販，在初三那一天趕市集摸進去，據我了解，徐家寨每逢初三、十五是大集的日子，南鎮北莊的貨郎小販全會集結在寨子裏做買賣，咱們混進去不會太難！」

帖覇點頭道：

「好點子，什麼時候出發？」

丁槌子想了想道：

「明天就是初三，正是好日子。」

老京點頭道：

「我得去召集兄弟了，咱們是明日一大早出發。」

說完立刻扭身而去，這人不善多話，手脚俐落，說幹就幹，不愧是條豪邁的漢子。

剎那間，大夥都去辦自己的事了。

屋子裏頓時只剩下關山月一個人了，他手裏緊緊握著那塊綠玉令牌，小玉那張清秀的陰靨頓時栩栩如生的浮現在他的眼前，從認識就有種熟悉的感覺，想不到數月離別，再想見竟是在這種情景下，他眞不希望是小玉發生了事故，可是綠玉令明明是徐家寨送來的，難不成會是綠玉令主傳喚自己，有意要自己幫他做事，這根本不太可能，以綠玉令的威名，他有什麼事辦不到……

會不會是小玉？還是另有其人……

他左思右想的在屋子裡默思，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不知不覺中有了朦朧的睡意……

黎明。

一大早，老京和上官予已將兄弟召集在大廳外，三百多名組合兄弟全經過特別挑選的，他們分成三路，秘密方式向徐家寨子進發。

老京和上官予指揮全部兄弟，他倆相當盡職，每一個可能發生的狀況，事先都有過模擬演練，愼防每個預期的應變，務必達成完美的境界。

阿諾成了貨郎，揹著小貨櫃，搖著貨卽發，搖搖幌幌的出發了，丁槌子是個行走郎中，跌打損傷葯膏、散丸，應有盡有，不用打扮也像個草葯郎中，方濤持着鐵口直斷的大布條，一路閒溜，倒落的輕鬆，胡七和八通扮成了趕集的，數撥人分成數批，一路向徐家寨子挺進。

帖覇還是老樣子，威猛有神，一柄劍斜插身後，跨在馬上倒有幾分豪氣，跟在關山月身後，兩個人風馳電閃般的在日頭剛冒出不久，已逢見徐家寨子的風采了。

徐家寨子果然好風采，一條護寨河沿著寨子繞過，僅有一條長橋可通寨子裏，寨子四週長籬巨牆，將這寨子密密層包着，而徐家的寨子像座山似的沿着小山坡而建，寨子裏百來戶人家，在徐寨主的領導下，已自成一格，外界想進入此寨，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初三。

陰曆初三和十五是徐家寨子的大日子，南莊北鎭，西鄉東鄰的鄉親父老，大多在這裡上集，趕集是他們的大日子，天不亮，就有人推着東西向這裡滙聚，有賣布的、胭脂的、雜貨、蔬菜、甚而還有牛羊、小吃、糖糊蘆、百貨雜陳，樣樣都有……。

但，今天的徐家寨子與往日有些不同了，進入寨子的人必須經過守寨弟子的檢查，刀槍劍戟一律不准攜進寨子，彷彿嚴防武林人物混入似的……。

寨子的周圍已加派了人手，刀劍鮮明的嚴密監視着每個進出的人，徐家似乎在一片緊張之中，他們會顯的緊張，他們要等的人來的也愈快，喏！

兩匹快騎已向寨子接進，跨上長橋，守候的弟子已衝了出來，因爲在趕集的日子裏，徐家規定不准有人騎馬在橋上馳騁，必須牽馬而行，這是防止撞及橋上行人或販卒，而這兩騎直上長橋，顯然不懂得這裡的規矩，所以他們一上橋，那些守門就知道這一定是外地人了，因爲這百里內的江湖人沒有人不知道徐家寨子的規矩的！

七八條漢子已擋在寨子大門前，他們目光俱投落在關山月和帖覇的身上，立刻有人問道：

「停住，下馬。」

帖覇哈哈大笑道：

「朋友是誰？這也是待客之道麼？」

那漢子沉聲道：

「報上名來，徐家寨子不接無名之人！」

帖覇大聲道：

「告訴徐大當家的，就說神騎旅關山月來拜訪了。」

那漢子一聽關山月三個字，果然不若剛才那麼輕鬆了，他立刻一臉恭順的樣子，立刻抱拳道：

「是關當家的，我們寨主已恭候多時了……」

剎那間，已讓出路來，在那漢子的帶領下，關山月和帖覇已被領進寨子的大廳前，那漢子吩咐兄弟將兩匹快馬牽走了，而大廳裏已響起一連串哈哈狂笑聲……

帖覇眉頭一皺，道：

「這是什麼待客之道。……」

話聲未落，大廳裏已有人影晃動，只見八個勁裝漢子陪着一個通身都是黃袍的中年漢子行了出來，他雙目如劍，在關山月和帖覇的面上一掃，道：

「那位姓關？」

帖覇面色一沉，道：

「這是那門子待客之道，徐寨主如果是用這種方式待客，天下武林豈不盡是驕狂囂張之徒，朋友，你看來就不像是個當家的料子，你不過是個跟班的小角色。」

那漢子被帖覇罵的臉色通紅，氣的雙目直瞪，但，此刻是輸陣不輸禮，自己再火再惱也不能立刻翻臉，他嘿嘿地道：

「在下徐迪，奉寨子之命恭迎二位！」

帖覇嘴角上撇出一抹笑意，道：

「原來是鴨子劍徐迪，怪不得你那麼狂妄呢，大概是徐大寨主寵壞你了，徐迪，快帶路，惱了我帖覇，你往後的日子也未必好過……」

徐迪一聽眼前這個神猛的漢子就是神騎旅的帖覇，心裏着時產生了一陣激盪，帖覇脾氣倔傲，連我老二的帳都不賣，性格之烈，胆氣之壯，早已聞名道上，想不到自己惹上了這個爺，他嘿嘿地道：

「行，帖朋友，待會兒我會領教……」

他也不敢多說，因爲今天這件事決不是他能做主的，他向兩旁的人一施眼色，立刻分列兩邊，帖覇和關山月大模大樣的跨進了廳中。

徐家寨子外表很有氣魄，內中倒有些簡陋，廳裏除了十來張椅子外，就是廳正中那塊「義」字大匾了，此刻四週全站滿了寨子裏的高手，帖覇向這些人瞄了一眼，淡淡地笑道：

「還擺譜。」

關山月雙手負後，飄逸的道：

「我倒要看看他們能擺出什麼玩意來？」

徐迪請他們落了座，奉了茶，此刻，徐家大廳已由四邊慢慢徐徐走進人來，他們俱是勁裝黑衣，各配一柄長劍，帖覇心裏直發毛，按理徐家寨子面對的只是他們兩個人，無須用這種場面來威嚇他們，如果徐家寨子不是只爲了向自己示威，那就是要傾全力毀滅他倆，看徐家寨子那副不友善的氣勢，後者的成份較大。

帖覇面上一陣冷笑，道：

「幹嘛，想堵人……」

偌大的廳子已圍滿了人，個個劍甲鮮明，精神抖擻目光俱露着冷澀而無情的神色，那副滿含敵意的態勢，任何人見了都會寒懼，但，關山月和帖覇決不會被這種場面給嚇倒，他倆若無其事的依舊是談笑自若。

半响，帖覇已叫道：

「徐大寨主的架勢眞足，這時候還不肯見人，那又何必派人稍信要我們當家的來，難道僅憑一個徐家寨子就能壓得過神騎旅……」

徐迪連忙道：

「寨主正在會客，立刻就到……」

關山月拂袖而起，道：

「既然這樣，咱們改日再來吧。」

他這是欲擒故縱，也正是測試對方的敵意有多少，徐迪畢竟不是沉的住氣的人，他臉色一沉，道：

「關朋友，徐家寨子可不是愛來就來的地方，要去也得先問了我們寨主肯不肯放人，在寨主未來之前，任何人也不准離開此處一步！」

關山月的眉頭皺了皺，還沒來得及說話。

帖覇已叫了起來，道：

「他媽的，你們想留人，道上同源還沒聽過有這麼覇氣的地方，徐迪，你是那棵葱，憑你這點道行，也想留住關老大……」

徐迪嘿嘿地道：

「你是客，我暫不跟你計較！」

帖覇嘿嘿地道：

「那有什麼差別，有種咱們單挑！」

帖覇已知道今日決不會善了，早動手跟晚動手並無差別，他是個不怕事的人，一起身已向徐迪行去。

徐迪冷冷地道：

「我會怕你。」

他當然不會怕，身後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僅這些人手已令他胆氣豪壯，更何況，他的主尙在後面撐腰，他不信憑徐家寨子的人留不住這兩個人。

帖覇的手驀然拍了出去，道：

「你當然不會怕，因爲你他媽的伏着人多……」

那一掌是在有備的情形下發出來的，帖覇不過是用了七成功力，徐迪決沒想到帖覇敢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掉先出手，倉促的揮掌迎上，啦地一聲，徐迪居然被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氣的滿臉通紅，只覺面子上掛不住，俗語說人要臉，樹要皮，徐迪在諸兄弟前給人家一掌震坐在地上，這個臉掛不住，不但使自己的威風盡失，就是徐家寨子也無光采，他霍地躍了起來，吼道：

「姓帖的，咱們這個仇是結定了。」

帖覇嗯了一聲道：

「我正等著呢……」

徐迪忍無可忍，再加上兄弟詫異和冷漠聲，他的劍已出鞘了，他瞪着那雙異冷而懷恨的眼神，直視着帖覇，恨聲道：

「來吧。」

帖覇不屑的道：

「老羞成怒，你是自找難看。」

帖覇依然是空着雙手，依舊是那副吊兒郎當之態，徐迪是個愛人捧愛人尊重的人，他那能受得了帖覇的漠視，身子略了一退，道：

「拔劍！」

帖覇嘿嘿地道：

「對付你還要用劍麼？」

徐迪全身直抖，那柄劍在手上已抖動的向前推出，他正要發出狠厲的一劍，耳邊已傳來沉喝道：

「住手。」

徐迪的身子一震，那柄劍已垂落下來，他知道是誰來了，頭一轉，已看見徐家寨子的當家徐大寨主來了，徐寨主一身灰袍，兩咎鬍子微微鬆散，他一雙目刃冷的像薄刃，在兩個漢子的陪同下從廳後轉了出來，一看徐迪那個窘態，揮手道：

「站一邊去。」

徐迪那敢吭聲，將冷劍緩緩歸進了鞘中，默默地退向一邊，他顏面盡失，只望徐大當家的能替他討回這個公道。

徐寨主森冷的目光配合他那微胖的身子，有些不太相稱，不過，徐向前能穩坐徐家寨主之位當然也有一套過人的功夫，否則以鼠王在道上的斤兩，那會看上他這點份量的人，他淡淡地道：

「關朋友眞是信人……」

關山月淡淡地道：

「徐大寨主傳來綠玉令，一定有重大的事故發生，關某人知道事態嚴重，那會不快點趕來這裡。」

徐大寨主嘿嘿地道：

「誰握有綠玉令，關當家的心裏一定有數……」

關山月面色一寒，道：

「她在那裏？」

徐大寨主嘿嘿地道：

「你說那位玉姑娘呀，別急，別急，在徐家寨子裏她跑不了，也飛不了，關朋友，你想帶人……」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來了，當然要帶她離開這裡！」

搖搖頭，徐大寨主嘿嘿地道：

「只怕不太容易，唯有她握在我們手裏，你才會有所顧忌，關朋友，如果徐家寨子今天要把你留在這裡，你還能再出去麼？」

關山月大笑道：

「徐寨主，你無法也不能。」

徐寨主嘿嘿地道：

「你何不看看我的兄弟，這裡是我寨子裡的好兒郎，個個都有一身好功夫，裡三層外三層，你神騎旅固有不少好手，但要他們趕來救你，嘿嘿，只怕鞭長莫及……」

帖霸怒道：

「媽的，原來是鴻門宴……」

徐大寨主得意的道：

「你現在知道已太遲了，可惜你們太大意了，單槍匹馬的只來兩個人，嘿嘿，我只能說你們是送死。」

關山月冷冷地道：

「徐寨主，這跟玩賭一樣，不是最後決不知道誰是大贏家，休看你的人多，對我們來說跟一群雞鴨沒什麼兩樣，而你姓徐的，犯不着拿著身家性命跟我們過不去！」

徐大寨主冷冷一笑，忽然向徐迪道：

「傳命下去，今日休市，免傷無辜！」

初三是大日子，趕市集的人潮有千八百人，徐家寨子若非過有重大的事故，決不輕言休市，今天，徐寨主下令休市了，可見徐寨主對眼前的兩個人是何等的重視，徐迪立刻跑了出去，不多時，廳外傳來鑼聲，那是警示各個單幫客，可以收拾東西出寨了……。

關山月眉頭一皺，道：

「徐寨主，我想明白，以徐家寨這點身家，實在犯不着和本組合過不去，你我無仇更談不上怨，你是爲那門子來跟我過不去！」

徐寨主冷冷地道：

「我倆是談不上仇怨，不過有人却不想讓你活下去，可惜你不是個聰明人，連什麼人要你的命你都不知道。」

帖霸大聲道：

「是鬼谷子！」

徐寨主嘿嘿地道：

「你還很聰明，不過鬼谷先生不過是適逢其會罷了，以鬼谷先生的能耐，他未必眞能指揮的了本寨！」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心裏有個譜了，徐寨主，你還是把他請出來吧，憑你這點身份還不配在這裡說話，老實說，你份量不夠！」

徐寨主神色一變，道：

「你瞧不起本寨主，那是自不量力……」

他最怕別人瞧不起他是依附在鼠王底下，關山月瞧不起他，觸怒了他的心事，他這裡甫生氣，身後那兩個漢子已躍了出來，他倆是徐寨主的貼身護衞，是兩個狠準的殺手，兩個人根本不答話，兩柄劍已快速的飄了過來，對着關山月撲去。

那兩個漢子的身子才動，帖霸已沉聲道：

「找死！」

他的劍更快更疾的迎了上去，那出手的劍式簡直是銀弧一閃，空中已響起悽厲的慘叫！

二十九

在那冷顫的劍光下，帖覇的劍眞是快的眩人耳目，那兩個漢子根本還沒看清帖覇的劍是如何出手的，每個人身上已穿了一個血洞，涔涔鮮血如雨般的洒落，那兩個漢子慘叫兩聲，人已跌死在地上，這種前所未見的劍法出自帖覇的手裏，頓時將徐家寨子那些人給震懾住了，以徐寨主的江湖經驗，都對這種快利的劍法有所寒懼，他這才知道對方雖然僅僅來了兩個，但，個個都是難惹難纏的絕頂高手，若非是鼠王交待下的事情，他眞不願惹上這夥繁星。

徐家寨子的兄弟全叫了起來，他們在憤怒中向前移動，畢竟死的是他們寨子裡的人，徐向前憤怒的吼道：

「帖覇，你犯了衆怒……」

帖覇的劍在半空中一揚，大笑道：

「那是早晚的事，徐向前，我想在要你立刻把那個鬼谷子叫出來，還有玉姑娘乖乖送上來，否則，你這裡的百來個兄弟，只怕沒有一個會有好下場……」

徐寨主厲聲道：

「你眞把我們徐家寨當麵揉，我徐向前就不信百來個活生生的漢子，劈不完你們這兩塊料！」

關山月冷冷地道：

「老徐，別妄動，否則，你會死的更快！」

徐寨主吼道：

「他媽的，我人死了兩個，你還想讓我忍氣吞聲，姓關的，今天就是全拼了，我也要砍下你的狗頭！」

他在憤怒之下，是不考慮後果的，一扯劍刃，那枝劍已舉在半空，他手下弟兄已知道寨主在發施命令了，剎那間，大廳裏透出一股股森森劍氣，上百的人潮向關山月和帖覇身前過來，帖覇的劍一揚，道：

「把子，給他們點顏色了。」

關山月冷聲道：

「逼我們出手，怪不得我們心狠！」

他對著出面衝來的那些漢子一抖手，天龍斬帶著一聲呼嘯飛射過去，這些人那曾見過這種奔旋的怪武器，尚未會過意來，已有七八個漢子被天龍斬的鋒刃穿射而過，天龍斬是件奇怪而不可解的武器，當他觸及人身之後，不但能殺人，尤能借他彈之勁又射向別處，殺傷力是無法估計的

，剎那之間，僅僅一道玄弧已宰殺了七八個寨中好手，如果硬拼下去，至少要有三數十人栽在這天龍斬下。

那種殺人的威勢已將所有人震懾住了，徐寨主決沒想到這個主有這麼厲害，決沒想到自己尚未出手，人已折損了那麼多，他厲聲道：

「姓關的……」

他衝殺了過來，但當他已不顧自己生死的剎那間，他已看見鬼谷子踱了進來，他眞希望鬼谷子和鼠王趕快到來，因爲他知道憑自己這點微末之技是壓不住對方的，鬼谷子暢聲一笑道：

「老徐，你眞是天下頭一號笨蛋，對付這種人能硬拼麼？貴寨子就是死上百人也未必能要了他的命，咱們這是鬥智決不是鬥力……」

徐寨主喘了口氣，道：

「鬼谷先生，我……」

鬼谷子嘿嘿地道：

「我只要幾句話，他就要乖乖的束手無策……」

徐寨主一怔道：

「有這麼靈！」

山鷹和狗子緊貼著鬼谷先生之後，他倆是鬼谷子的人，一見徐寨主有些急信之色，山鷹立刻道：

「天下聰明者有誰能勝過我們鬼谷先生，徐寨主，少安毋燥，看看我們鬼谷先生如何處理姓關的……」

鬼谷先生一到，連雲飛鵬也來了，他面色酷冷的一句話沒說，只是冷寒的望着關山月，那種奇冷的神情倒讓關山月有種寒意。

鬼谷子嘿嘿地道：

「關山月，幸會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早已料到是你了。」

鬼谷子冷冷地道：

「我老二死在你手裏？」

關山月苦笑道：

「他是你的心腹，在他最危急的時候，你老哥悄悄的溜了，這就是朋友，兄弟間的友情、義氣，鬼谷子，丟下兄弟不管，是道上的大忌，你犯了江湖道義！」

這話聽在任何人耳裡都會覺得不是滋味，但鬼谷子的修養功夫就是與衆不同，他不但不以爲意，反而仰首狂笑，笑聲歷久而逝，才略改笑聲道：

「關山月，這只能說你見識少，閱歷淺，不夠老練，難道你沒聽過『棄卒保帥』這句話麼？一個有大志、有遠見的眞正漢子，是不能太講究手段的，如果我和我老二一樣，固步自封，嘿嘿，還有今天這種翻本的機會麼？現在你已落在我設計的網裏，要想成爲漏網之魚，嘿嘿，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關山月搖頭道：

「無恥人說無恥話，你空負了你一身所學，什麼仁心仁術，你是惡心毒術，那身醫道有愧天地，現在，念你年歲已高的份上，立刻改過向上，我會給你機會……」

鬼谷子邪異的道：

「你沒弄錯吧，這話應該由我來說，關山月，你的玉姑娘在老夫手上，現在我要你交出天龍斬和你的劍，也許我會放了那女人！」

關山月冷冷地道：

「用這種手段太無恥了。」

鬼谷子嘿嘿地道：

「這是權宜之策，是不得已却很得宜，那女人已是老夫手中的王牌，唯有用你的命來換他的自由。」

「你不怕綠衣令主殺你。」

狗子不屑的插嘴道：

「那個老王八蛋這一刻只怕早已生蟲了，如果我料的不錯，那把老骨頭連狗都不啃了！」

此言一出，關山月和帖覇全是一震，由狗子的話語裏，明顯的聽出綠衣令主已身遭不測，關山月震聲道：

「你們殺了他！」

鬼谷子嘿嘿地道：

「老夫只不過是略略施了點小手段，這個老不死就一命歸天了，那還是看在是多年的朋友份上，不然……」

帖覇憤怒的道：

「老鬼，你眞是個狠東西，聽說綠衣令主和你是忘年之交，你們有數十年交情，而你竟然向自己的好友下手，這在道上只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鬼谷子冷笑道：

「阻碍我行事的人都該死，掃除眼前障碍是必然的手段，綠衣令主他不死，我就無法拿下小玉那丫頭！」

關山月面上一片殺機，道：

「老鬼，納命吧，我要替綠衣令主報仇！」

說著，一移身已向鬼谷子逼去。

鬼谷子冷然的道：

「山鷹！」

山鷹立刻道：

「請吩咐！」

鬼谷子嘿嘿地道：

「姓關的如果敢妄動，你就去囚室裡把那女人給劈了，當然，在你劈她之前，你和狗子盡可隨自己的意，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幹到不愛幹了……」

狗子淫笑道：

「我還沒玩夠呢，你老不開口，我只有乾著急的份，鬼谷先生，我和山鷹先謝了……」

這些話在別人耳中遂不覺得怎麼樣？落在關山月心裏，那可是如百種撞心似的難過，此刻他不敢推敲他們的話中之意，他只希望小玉別受到任何傷害，果然，他的身子停了，不敢輕易再移前半步。

半响，他才問道：

「你們把她怎麼樣了？」

殊不知此刻站在一邊的雲飛鵬比關山月的心中更痛苦，他已了解箇中的眞象，望着山鷹和狗子，那股恨意像黃河之水、長江之浪，一波波的摧向自己，他眞想現在就出手，可是，理智告訴他，此時此刻決不是出手的時候？

鬼谷子嘿嘿地道：

「人還活著，你別瞎操心。」

關山月沉思道：

「老鬼，讓她出來，我要見她一面。」

鬼谷子陰狠的道：

「那要看你的誠意如何了？」

關山月咬牙道：

「你要怎麼樣？」

鬼谷子眼裡寒悚的一閃，道：

「我說過，解了你的兵刃，再點你穴道。」

關山月冷冷地道：

「來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帖覇一呆，道：

「把子，這可不能答應，咱們只要一受制，全盤皆輸了，那個老狐狸決不會那麼容易罷手，他會要了你的命，再殺了玉姑娘！」

點點頭，關山月道：

「我明白，但，我不能置小玉於不顧！」

帖覇大聲道：

「咱們可以殺出去搶出玉姑娘，何況，咱們……」

關山月苦笑道：

「禍福本無常，何必再乎……」

他已將天龍斬和長劍提起手中，鬼谷子陰邪的一笑，向站在一邊的雲飛鵬一施眼色，道：

「飛鵬，你不是最恨他嗎？去幹你想幹的吧。」

雲飛鵬一句話也沒說，冷酷的躍了過來，伸手將關山月的兵刃接了過去，劍出一指直往關山月的身上點去，關山月身子一顫，他知道自己已動不了了。

帖覇大叫道：

「老鬼，滿意了吧，玉姑娘呢！」

鬼谷子向狗子一施眼色，狗子如飛而去，不多時，小玉已被狗子押了出來，她乍入廳中，一見關山月筆直的站在那裏，一行淚早已掛在腮間，她顫聲道：

「你！」

她眞不想在這裡碰上關山月，一個字才從齒縫間迸出來，已嗚咽的說不下去，鬼谷子嘿嘿地道：

「小玉，你那個男人願意用命換你，有這樣的漢子喜歡你，你就是一頭撞死也值得了……。」

小玉惊顫地道：

「什麼？你答應他的條件了。」

關山月點頭道：

「別擔心，他要不了我的命！」

小玉大惊道：

「你上當了，他狠毒，連綠玉令主也上當了，關山月，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跟這種人談條件，無異是與虎謀皮，你知道他是怎麼對付我麼？」

鬼谷子陰笑道：

「說呀，玉姑娘，把你那些精彩的事蹟說給你的情夫聽呀，我不信他眞有那種雅量，能當著天下英雄的面前聽完你那些丟人現眼的勾當！」

小玉顫聲道：

「你！」

鬼谷子哈哈大笑道：

「你不想說，不要緊，狗子和山鷹可是當事人，他們意猶未盡的正想訴說一遍呢，要不要請他們兩個人各來一段，也好讓所有的人飽飽耳福！」

小玉吼道：

「你不是人！」

關山月雙唇緊閉，冷冷地道：

「說，小玉，他們把你怎麼樣了？嗯。」

小玉泣道：

「別逼我，我說不出口。」

她眞是生不如死，人世間最悽慘的莫過於她那種不能爲外人道的遭遇，她早已不想再活下去了，能鼓舞她活下去的勇氣也就是要見關山月最後一面，如今她終於看見自己心愛的人了，於願已足，那管它是生生死死，她面容清冷的流著淚，將內心的苦楚硬是嚥進了肚子裡！

關山月雙目寒光陡盛，叱道：

「老鬼，你該死。」

鬼谷子大笑道：

「該死的是你，徐寨主，你可以拿下他的人頭，掛在徐家寨子，從此神騎旅將永絕於江湖！」

帖覇的劍已揚了起來，吼道：

「誰敢動他！」

鬼谷子嘿嘿地道：

「帖覇，謝時務者爲俊傑，這裡已不是葯王谷，不是神騎旅的一畝三分地，你還算是條漢子，跟了老夫，老夫可扶持你登上神騎旅覇子的寶座！」

帖覇吼道：

「放你媽的屁，老子寧死也不願和你這種人爲伍，老鬼，我的老大雖然給點了穴道，我帖覇還是活生活現，今天，誰敢上來，誰先死在我劍下！」

鬼谷子呸地一聲道：

「你還眞以爲自己是個人物，老夫就先殺了你這不識抬擧的東西，看看還有誰敢強出頭！」

他的掌快若閃電的向帖覇抓來，帖覇雖勇善鬥，劍刃如電的劈出七八劍，無奈鬼谷子的功力猶在我老二之上，移閃之下，突然一掌將帖覇給擊翻在地上，帖覇哇地吐出一口鮮血，他還是爬起來向鬼谷子捲去！

借這機會，狗子已向山鷹施眼色，道：

「再不殺姓關的猶待何時？」

兩個人可明白姦了小玉的嚴重後果，如果不宰了關山月，往後兩個人就是避走天涯海角，依蓋逃不出神騎旅的追殺，如其留著後患，不如斬草除根，兩人心意一動，雙雙捷劍撲殺了過來。

兩道劍光如匹練般的砍向關山月，那急速的招式一看就知要置關山月於死地。

關山月沉聲道：

「你們敢！」

他忘了自己的穴道已遭雲飛鵬點了，還像平常一樣的捷掌拍去，他的動作是受了限制，可是，他的掌居然劈出去了，呼地一聲將山鷹給震飛了出去，狗子一呆，大叫道：

「他媽的，他不是給封了穴麼？」

關山月感激的瞄了雲飛鵬一眼，雲飛鵬向他點點頭，關山月知道雲飛鵬故意手下留了情，他想不到這個漢子在這節骨眼上會留了情，只不過是略略封了自己的穴，稍爲運一冲，即能自動將被封的穴道衝開，關山月長嘯一聲，人已躍了起來。

山鷹也大吼道：

「鬼谷先生，那小子居然衝開了穴道！」

鬼谷子神情一變，已蒼的道：

「雲飛鵬！」

雲飛鵬冷冷地道：

「有何指教？鬼谷先生！」

鬼谷子嘿嘿地道：

「我把你當朋友，同情你在情場上的遭遇，故意給你製造一個解恨的機會，想不到你恩將仇報，居然暗中留了情，你應該曉得這後果！」

雲飛鵬冷冷地道：

「你知道玉姑娘是我的什麼人？」

鬼谷子一怔道：

「是你師妹！」

雲飛鵬恨聲道：

「不錯，她是我師妹，也是我最敬愛的人，沒想到你這老狐狸居然設計狗子和山鷹羞辱她，就是關山月不殺你，我也不會饒了你，還有狗子跟山鷹，雲某人今天要親手殺了他們，幫我師妹洗刷掉那身羞辱……」

說完話他已把天龍斬和劍投給了關山月，狗子和山鷹的臉色剎那間蒼白，他們知道事態嚴重了，兩個人立刻站到鬼谷子身邊，惡毒的揪著雲飛鵬。

小玉感動的道：

「師哥，謝謝你。」

關山月一劍在手，仰天大笑道：

「老鬼，納命吧，今天，你要想逃命只怕比登天還難了，徐寨主識相便罷，否則你們就要血染黃沙了。」

鬼谷子大笑道：

「憑你們這塊料，姓關的，你是說夢話。」

「突然！」

遠處傳來一聲大喝，震天的吼道：

「媽的，你們這些灰孫子給我聽著，神騎旅的大爺在此，有誰敢妄動的就讓他血濺五步，命喪當場，先看看地上躺的那些熊像，有誰的頭能比老子的刀硬……」

果然，慘嚎連聲響起，已有人向廳中奔來，徐寨主神情一變，只見一個漢子喘呼呼地奔來，道：

「寨主，大事不好，那些貨郎，販子居然全反了，他們武功高強，殺人如風，已有四五十個兄弟躺下了，這些人不知是何方凶神？已朝這裡撲來！」

徐寨主沉聲道：

「快堵住他們！」

廳中的漢子一聽外面有人向這裡搶攻，立刻向廳外衝去，眨眼間，廳裏只剩下四五十人，關山月睹狀冷笑，目光緊緊逼射在鬼谷子的臉上，道：

「我的人全到了，老鬼，你還有什麼花樣可要？」

鬼谷子嘿嘿地道：

「你這一招早在我們預料之中，徐家寨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別說混進來十來個人，就是上百人又能奈何的了誰……」

他一轉頭，道：

「老徐，撞鐘吧，先毀掉那些外面的人！」

徐寨主嗯地一聲道：

「好。」

徐家寨久經訓練，一遇情況，預備人手就會各自守住崗，那寨主大鐘一響，就是備戰情況，徐寨主的命令一發，果然鐘聲連連，外面已是殺聲震天，此刻，廳外已衝一個漢子，他的大刀連揮，已逼開一條路，頭一探進來，暢聲大笑道：

「把子，我阿諾來了。」

關山月點頭道：

「外面怎麼樣？」

阿諾大笑道：

「你放心，咱們兄弟已殺的他們落花流水，老京和上官予所帶的三百名兄弟已敲開大門，此刻全部入寨，不出半個時辰，他們必然會佔據整個寨子！」

關山月點頭道：

「辦的好，他們如果投降咱們就不必逼人太甚，如果他們頑冥不化那就血洗徐家寨子……。」

阿諾大笑道：

「全聽你吩咐！」

徐寨主做夢也料不到神騎旅有那麼大的組合力量，在一夕間就能運用三百多名兄弟，他們徐家寨雖然在道上頗具盛名，但，必究不如正式組合那麼嚴密，全寨子能動手的也不過兩百多人，如果神騎旅眞的殺進三百多人，不多久，他們寨子就會全落在人家手裏。

徐寨主心裏一急，道：

「鬼谷先生，咱們怎麼辦？」

鬼谷子沉重的道：

「只有等，等鼠王的人進來。」

徐寨主苦笑道：

「咱們只怕等不及了，對方也不會給我們機會等！」

關山月淡淡地道：

「不錯，你們不會有機會了，老鬼，你納命吧！」

此刻，四週的人已被外頭的攻殺所震憾，大部份已出去看看苗頭了，關山月愀住鬼谷子，其他人那敢上前幫忙，更何況阿諾的殺氣逼人，帖覇雄猛，而雲飛鵬深沉，有這三大高手監視，連徐寨主都沒有把握出手。

鬼谷子陰毒的道：

「狗子、山鷹，上。」

狗子和山鷹一猶疑，兩個人的劍已穿鞘而出，這兩個凶漢是惡事做盡，驕狂自傲，兩柄劍像兩條毒蛇似的劈向關山月，關山月冷冷一笑，天龍斬旋盪射出，兩個漢子可知道這玩意的厲害嚇得雙雙疾退。

雲飛鵬霍地躍身而起，道：

「把他們交給我！」

他眼裡噴射著怨毒之色，一柄劍斜穿而過，山鷹和狗子已被天龍斬震破了胆，那想到雲飛鵬會突然出手，雲飛鵬的劍好快，一劍劈在山鷹的右腿上，山鷹啊地一聲，人已跪倒在地上，而天龍斬已斜射而至，立刻射進山鷹的肚子裏，鮮血如水噴出，他尖叫而歿！

狗子顫聲道：

「山鷹！」

雲飛鵬獰笑道：

「你不會比他好多少！」

他的劍像流洩的洪水對着狗子那翻躍的身子連環的殺出，雲飛鵬爲了那份失落的感情早已無處渲洩，此刻無邊的恨意盡往狗子身上發洩，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劍是如何射發的，只覺得自己那柄劍有若雷電神射似的，劍劍都穿射在狗子的身上，只見在瞬息間，狗子那血肉之軀已被穿了十七八劍，條條血注如水流出，狗子在慘嚎中，不停的在地上翻滾，也不停的嚎叫！

小玉顫聲道：

「夠了。」

雲飛鵬茫然的停了手，望着狗子那付慘狀，連他自己都惊嚇住了，他神情恍忽的像做了一個夢，心頭那股怨氣頓時舒解了不少，一回頭只見鬼谷子和關山月兩個人早已纏鬥在一起，鬼谷子果然有不凡的藝業，那沉重的掌力居然逼的關山月無法進身，關山月的劍沉穩的有若磐石，每一劍都令鬼谷子須拼盡全力才能化解，眨眼間，兩人已交換了十幾招。

突然，關山月道：

「老鬼，你看看這個！」

他身子在半空裏連著翻騰了七八次，一枝劍突然間一曲三折的如火樹銀花似的向鬼谷子射去，鬼谷子神情隨卽一變，顫道：

「施命之式，你……」

他彷彿知道這三式的厲害，人已急速退去，但，關山月的劍已如影隨形般的快速貼進，根本不給他有退身的機會，劍光閃處！

鮮血已迸射了出來，鬼谷子的手掌已拋向半空！

他顫聲道：

「小關，絕命神君是你什麼人？」

關山月冷冷地道：

「朋友！」

鬼谷子憤烈的慘笑道：

「那個老不死的，竟然用這種方法報仇，他眞怨毒呀，知道我的功夫最忌這絕命三式，故意傳給你，嘿嘿，他可沒想到他愛的那個女人已死了……」

絕命神君愛鬼谷夫人之事早已傳遍武林，鬼谷夫人自從身死之事，江湖上除了他之外還沒傳出去，他爲了報復絕命神君，故意把夫人自絕之事說出來，顯然有意讓人把話傳給絕命神君，他相信以絕命神君深愛鬼谷夫人之情，知道此事後必然會痛不欲生，隨鬼谷夫人而去，可見鬼谷子心腸是何等的惡毒，臨死猶不放棄害人之心。

此刻，他已斷去左掌，痛的他咬牙切齒，他忽然仰天一陣狂笑，大聲道：

「老徐！」

徐寨主一震道：

「啥事？」

鬼谷子恨聲道：

「那個老鼠王好狠毒，他自己躲在後面，硬將我們推出來擋這頭陣，到此刻他還不見人影，顯然是有意吮我們，老徐，他會躲在那裡！」

徐寨主不明所以的道：

「一定是在夏玲子那裏聽消息！」

鼠王狡計多謀，是個多變的老狐狸，他已知道關山月的厲害，沒有絕對把握當然不會輕易露面，可惜，鬼谷子一生聰明也給鼠王玩個滿盤皆輸，鬼谷子決不甘心就這樣慘敗，臨死他也要拉個墊背的，他故意要徐寨主說出鼠王的行踪，那是在暗示著什麼……

徐寨主一說出「夏玲子」三個字，頓時面色大變，他知道自己說錯話了，鼠王的狠厲他太了

解了，就憑自己一句話，整個身家生命就全要毀在那句話上了。

他頓時發覺不對，苦澀的道：

「鬼谷先生，你害慘我了。」

鬼谷子呸地一聲道：

「你還想置身事外麼，現在咱們通通都被拖下水了，我活不成，你們也別想獨身事外，那個臭老鼠他玩陰的，我也不會讓他好受……」

他厲聲的向關山月道：

「姓關的，殺綠玉令主，刼玉姑娘，全是那隻大老鼠的餿點子，你殺了我老鬼不要緊，那個老鼠也不能放過。」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眞是狗咬狗滿嘴毛……」

他目光瞪著徐寨主，道：

「徐寨主，看你的樣子你並不像是個太惡的人，如果你此刻下令要貴寨的人歇手，還能保住許多人的生命，否則貴寨將空留虛名了。」

徐寨主全身發抖，顫聲道：

「我，我！」

他奔出大廳門口，只見整個寨子在一片劍光血影中，自己手下雖然竭盡全力的頑抗，可是却成了神騎旅追殺的靶子，偌大的寨子已躺下了上百的兄弟，他心裏一陣狹痛，眼見自己兄弟成了人家刀俎之肉，而自己却無力挽救或硬拼，徐寨主痛苦的道：

「罷手。」

在他的吆喝下，全寨子俱沉寂下來，神騎旅的老京已和上官予控制了整個寨子，丁槌子和方濤已進了大廳，將寨子外的情形向關山月略略報告了一下，關山月點頭道：

「徐寨主，我立刻命我兄弟幫助你清理寨子，受傷的送醫，死的埋葬，往後，請勿再淌這種混水，神騎旅有能力滅了徐家寨，那樣太酷厲了，有違天和，再說，徐寨主並無大惡，我們並不想過份……」

徐寨主嘶了口氣，道：

「謝啦。」

鬼谷子冷冷地道：

「我呢？你準備怎麼發落老夫。」

關山月望了小玉一眼，道：

「禍由你起，你必須要償還那麼多人的命，綠玉令主是武林前輩，也是俠義的象徵，你不念故情，毀他性命，天理不容……」

這一番話說出來，鬼谷子只覺心驚胆顫，他一生中做事從不知道怕爲何物？但，今天他却怕了，他像是置身在萬千的幽魂中，只覺有無數人向他索命，他惶悚的道：

「你要殺我……」

小玉厲聲道：

「當然要殺，不殺你我難平心中之恨……」

鬼谷子嘿嘿地道：

「臭丫頭，來殺吧，早知這樣……」

關山月回頭道：

「設香案！」

剎那間，有人將香案擺好了，上書綠玉令主三位數個大字，三柱信香已冉冉燃起，全體神騎旅兄弟已佔據了整個大堂，鬼谷子在重重包圍下，全身泛起了顫抖，當他目睹綠玉令主神位之時，終究有一抹愧意和難過，眼裏竟滲出了淚水，想在綠玉令主將自己當成至交好友，自己却昧著良心而將他毒死，那份難過和愧疚終於使他天良發現，他突然跪倒在供桌之前！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莫非他天良發現！

關山月凝重的道：

「小玉，你動手吧！」

小玉果然恨的牙癢癢的，他伸出一柄刀來，高高舉在半空，但却久久不能下手，她雖然恨透了這個大奸大邪之人，但，那顆良善的心使她下不了手，而鬼谷子驀一回頭，冷冷地道：

「動手呀。」

三十

小玉的心裡正在百般交織，驀聞鬼谷子那句話身子已搖搖欲墜而鬼谷子却借這一瞬間，右手突然向小玉抓來，已快速的揪住小玉的頭髮，他躍身而立，一陣呼呼怪笑，已將小玉擁在脅下，大聲道：

「讓路。」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人臨死猶做最後掙扎，玉姑娘落在這頭老狐狸手裡，情勢頓時變了，他呼呼地一陣怪笑，已大步向外衝去。

關山月沉聲道：

「站住。」

鬼谷子回頭道：

「你不要她的命盡可出手。」

阿諾長刀一橫，喝道：

「留下她，你滾！」

鬼谷子大笑道：

「留下她，我就死定了，你如果不怕你們主喪了老婆，盡管拿刀來砍，我鬼谷子說過，要死也要拉個墊背的，這小女人的命還值兩文，看看有誰敢向老夫下手。」

阿諾傻了，那柄刀遲遲不敢出手。

帖霸皺眉道：

「把子，怎麼辦？」

關山月想了想，道：

「讓他走，決不能傷了玉姑娘！」

霸子開了腔，其他人自是不能再表示意見，更何況玉姑娘落在人家手裡，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人潮一分，立刻讓出一條路來。

鬼谷子得意的仰頭大笑，他勝利似的向每個人瞄了一眼，跨著那雙得意的步子向大門外行去。諸人眼巴巴的看他離去，而沒有一個能攔阻。

突然！

鬼谷子一個踉蹌，緊接著是一聲悽然的慘叫，他的脇骨間已插進一柄匕首，小玉如給摔在地上的冬瓜似的，整個人都跌在地上，鬼谷子顫聲道：

「妳……」

小玉蒼白的道：

「老鬼，你忘了樂極生悲這句話了，我雖然落在你手裡，你忘了我已恢復功力，這一刀算是給綠玉令主報仇，如果僥倖能活下去，那是你命大，否則你就是命該如此。」

那一匕首桶的太深了，鬼谷子縱有九條命也換不回他那嚴重的劇傷，鮮血直湧，人已在慘叫聲中斷了氣。

關山月上前道：

「小玉，妳沒事吧。」

小玉淒然的道：

「還好。」

雲飛鵬上前道：

「關山月，小玉交給你了，希望你能善待她，我雲飛鵬祝福你們……」

說完轉身而去。

小玉顫聲道：

「師哥——」

雲飛鵬恍如未聞一樣，頭也不回，眨眼不見。

關山月長嘆道：

「他不失一個好人，我們倒要謝謝他……」

那知小玉低著頭，顫聲道：

「我也要走了！」

關山月一怔道：

「爲什麼？」

小玉眼裡已盈滿了淚水，悽楚的道：

「此情只能成追憶，我已是非完璧之身，這輩子永不嫁人，願你能尋覓一個如花女人……」

關山月震聲道：

「不准說，我關某人……」

小玉哇地一聲道：

「你不要我說，我還是要說，我不配你，現在，我要走了，誰也不准攔我，否則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那柄匕首已經揚起，關山月楞在那裡，他了解小玉的脾氣，說出的話從不更改，一時間，他

不知該說什麼？阿諾大叫道：

「玉姑娘，妳這是何苦……」

小玉只哭的像淚人一樣，搖搖頭向外狂奔而去，誰也了解她的痛苦，誰又能知道一個女人在遭受心靈摧殘之後的悲痛，她要遠離她所鍾愛的人，將自己永遠鎖在沒人的地方—那棟小木屋，綠玉令主葬身之地……。

丁槌子嘆了口氣道：

「蒼天弄人……」

關山月長吁口氣道：

「夏玲子是什麼人？她住在那裡……」

徐寨主低聲道：

「北上十里七里老鎮的王家衚衕，夏姑娘是那裡的紅姑娘，也是鼠王的親密老友，她有呼風喚雨之能。」

嗯，關山月沉思道：

「咱們就抓那隻死老鼠……」

七里老鎮。

王家衚衕是百來里內的艷窖，道上的朋友，江湖的兄弟，大多知道要找女人就去王家衚衕，夏玲子更是艷名遠播，凡去過王家衚衕的人，沒有不知道夏玲子其人的，可惜尋常江湖人休想一親芳澤，她不愛銀子，不愛俏，只愛江湖中的名人豪士，而在她眼裡能列入豪士之人者也不多，她的客人是有選擇性的。

是華燈初上。

那條長衚衕的紅色燈籠早已搖晃燃起，進出的漢子個個往怡紅館進出，那裡的姑娘最標緻，環肥燕瘦任君選，不過花費極大，沒有三五十兩銀子是很難登堂入室。

夏玲子就是怡紅館的頭牌，她獨自一個人住在北院，不跟一般姑娘來往，綉房裡佈置的很逸淡，縷縷清香在屋子裡繚繞，兩個貼身丫頭在旁邊侍候著，夏玲子斜倚在輭榻上剝著瓜子兒，而床上正躺著那個名聞天下的大老鼠—鼠王。

夏玲子長的艷中透媚，眉目間流露著一股令人醉迷的嫵媚之色，她朱唇小嘴未語先笑的道：

「老鼠，你已在這裡五天了，五天中足不出戶，天天在這裡和我飲酒作樂，你還眞放的開，連那班子靠你混世面的兄弟都不顧了……」

鼠王嘿嘿地道：

「我在等消息——」

夏玲子一怔道：

「什麼消息？」

鼠王嘿嘿地道：

「活捉關山月！」

夏玲子聞言格格地道：

「老鼠王，你也未免太瞧得起那個破寨子了，憑老徐那點能耐，他能捉了關山月，不是我小看他，老徐終究年歲已高，雄風已無，豪氣盡失，你指望他呀？」

鼠王淡笑道：

「鬼谷子還是個人物，有志兒輔助他，也許還能成點事，當然，鬼谷子是個壞到頂點的胚子，他握著關山月的女人，一定能拿捏的住姓關的。」

夏玲子搖頭道：

「別忘了姓關的能站上把子之位，也不會是個省油的燈，單憑老鬼那點陰毒手段，也未必能穩佔上風。」

鼠王點頭道：

「所以我才留在這裡！」

夏玲子格格地道：

「我看你這隻大老鼠愈來愈歪種了，居然成了縮頭烏龜，躲在女人褲襠裡過日子，先告訴你，這裡可不准有事，妳姑奶奶還想在這兒混下去呢……」

鼠王大笑道：

「好呀，妳這臭婊子，居然眼巴巴的看著妳的男人讓人家欺負，玲子，單憑妳那手狐狸功就能摧毀全部的神騎旅，姓關的只要遇上妳，嘿嘿，保證經不起妳那一手天魔舞！」

夏玲子那兩道柳葉眉一皺，道：

「老鼠頭，你要我替你殺關山月……」

鼠王點點頭道：

「我想過了，普天之下能殺關山月者唯妳夏玲子莫屬，浩浩之世沒有男人不愛妳者，妳只要拋個眼，斜個眉，就能摧毀他們的鬥志和毅力，關山月是個男人，他有男人的需要，妳只要逗逗他，嘿嘿，殺他就太容易了。」

夏玲子冷冷地道：

「如果他是塊木頭呢？」

鼠王大笑道：

「除非他那根已經斷了，就是塊木頭，妳也有辦法讓他燃起來，夏玲子，咱們就等他上鈎吧。」

夏玲子呸地一聲道：

「你確定他會來？」

鼠王肯定的道：

「以神騎旅目前的聲勢，要查出我的行踪並不難，如果他們不栽在徐家寨子，一定會找來這裡。」

話聲甫落，外頭已響起敲門之聲，鼠王眉頭一皺，道：

「誰？」

只聽一個女人的話聲道：

「大爺，有人找你。」

鼠王一震，倒沒有想到人來的眞快，他和夏玲子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夏玲子已嬌聲道：

「誰呀，那個冒死鬼，我們還在睏呢……」

屋外只聽一個粗壯的話聲道：

「徐向前見過鼠王！」

鼠王一聽是自己手下徐寨主，那顆心頓時放了下來，他立刻命丫頭開門，徐寨主恭身的站在門口，鼠王笑道：

「老徐，進來。」

徐向前跨進屋中，鼠王道：

「徐家寨主怎麼樣了？」

徐寨主平靜的道：

「兄弟損傷了二十多個，神騎旅佔的便宜不多，鬼谷子派我來請你回寨，處理善後！」

鼠王眉頭一皺，道：

「姓關的呢？」

徐寨主苦笑道：

「他就在門口……」

鼠王和夏玲子聞言大吃一惊，想不到徐向前居然將關山月帶來這裡，莫非姓關的已受重創，徐向前有意表功，故意帶來給自己瞧瞧，鼠王沉聲道：

「帶進來，他也有今天……」

要知徐寨主在鼠王心裡是個耿直忠心之人，他木訥不多言，也不苟言笑，行事很正派，更不

會背叛自己，即是將人帶來了，那一定是擄獲了對方，鼠王心情一鬆，只見徐向前向門口一站，道：

「關朋友，請……」

關山月含笑站在門口，帖霸和丁槌子分立兩邊，鼠王和夏玲子全直了眼，他們想不到關山月來的這麼快，也想不到最信任的徐向前竟叛了他，鼠王震怒道：

「老徐，你出賣我……」

徐寨主面如死灰的道：

「是你先賣了我們，我不過是學樣而已。」

鼠王恨聲道：

「這話怎麼說？」

徐寨主朗聲道：

「你要我們在寨子裡拚命殺殺，當我們遵從你的意思和神騎旅拚命週旋，死的兄弟有百來個，而你，却在這裡摟著女人，喝著烈酒，我們的死活全不關你的事，鼠王，你何嘗重視過兄弟的身家生命！」

鼠王憤怒的一掌擊出，厲道：

「你……」

夏玲子突然一掌化解開了，道：

「急什麼？老鼠王，這點伎陣就喪了胆。」

鼠王一向知道夏玲子的能耐，她不急不慌一定早已胸有成竹，嗯了一聲，目光已落在關山月身上，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這位就是名聞天下的夏姑娘了。」

夏玲子格格地道：

「夏玲子見過霸子，這隻大老鼠時常念著你，今天有幸一會果然非普通人，我們那位帖爺也從不給我引見……」

帖霸呵呵地道：

「我們把子來見妳啦，玲子，妳應該高興了。」

夏玲子點頭道：

「當然高興，身爲神騎旅一員，能會見自己的主，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來，喝杯酒……」

鼠王聞言大惊，顫道：

「玲子，妳們認識。」

夏玲子淡淡地道：

「我忘了告訴你，帖霸和我交往了十來年，我們都是神騎旅的兄弟，這次獵捕你這頭大老鼠，帖爺可化了不少心力。」

鼠王吼道：

「什麼？妳也是他們組合裡的？玲子，本王待妳可不薄，難道妳也是出賣我的人之一……」

夏玲子格格地道：

「你是對我不錯，但，那是生意上的往來，你出銀子，我賣身，咱們是兩不相欠，我跟他們就不同了，組合是我們的大家庭，誰都脫離不了那個範疇，這只能說，你這隻老鼠氣數盡了人生有如行船走路，總會栽一次，你不仁，我不義，扯平，誰也沒有對不起誰！」

鼠王全身衣袍隆起，厲聲道：

「臭女人，我先殺了妳……」

那知夏玲子平靜的道：

「千萬別輕舉妄動，那樣你會死的更快！」

鼠王一怔道：

「我不信。」

夏玲子格格地道：

「你應該信，還記得你手裡那杯酒吧，那是我精心調製的穿腸毒命酒，喝了後半個時辰不會有任何感覺，半個時辰後你就會穿腸而死，大老鼠，你仔細考慮考慮，是死的快點還是慢點死……」

鼠王臉色刹那間變的蒼白，額際上汗水涔涔而落，別看他平日威風八面，大有召令天下之勢，此刻，當他知道自己已喝了穿腸毒葯之時，居然懼意盎然的驚恐無比，他顫聲道：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他也會怕死，那種惶懼的樣子令所有人均有所不恥，夏玲子更是滿臉不屑的笑道：

「把子，人我負責交給你了，如何處置全看你啦。」

關山月拱手道：

「謝了，夏姑娘，若非是妳，我們還不知道何時能逮住這隻老鼠呢……」

鼠王突然滿口鮮血的噴出來，他顫抖的望著夏玲子，絕望的透著那一臉的恨意，久久才迸出一句話，道：

「女人，女人……」

夏玲子用手一指他，笑道：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可惜你不夠了解女人，她能爲你狂爲你痴，也能爲你狠爲你毒，惹上了女人，你就得脫層皮……」

鼠王氣的大叫一聲，一頭往牆上撞去，他果然不了解女人，最後就是栽在女人手裡，但見他一頭鮮血，連腦漿都迸出來了，一代梟雄就這樣結了他的一生——。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

「這就是惡者的下場……」

夏玲子淡淡地道：

「談他幹嘛，把子，是有個人，我要交給你。」

關山月一怔，道：

「誰？」

夏玲子一笑道：

「玉姑娘呀，你不是要找她麼？」

關山月一楞，心裡陡覺一股衝動湧上心頭，他感激的望著夏玲子，夏玲子格格地道：

「別望著我，這全是帖爺的意思，他早派人將玉姑娘送來這裡，這一切一切全是帖爺……」

關山月抓著帖霸的手道：

「老帖，謝啦。」

帖霸大笑道：

「把子，快進去吧，人家早等的不耐煩了！」

關山月拱拱手，人已去找小玉了，這就是那份理也理不清的情感，它無形的能牽住每個人的心，縱隔千山萬里，那一絲絲，一縷縷的情意始終牽瑩著兩個人……。

祝福他們有個美好的未來——。

也祝福神騎旅能爲江湖上保存那一份千古不移的義氣，使正義之劍永遠閃亮在人間……。

—全書完—

歷史改寫他們在

武俠

歷史改寫武俠敬邀閣下

誠徵武壇高手

一筆定武壇

誠徵各類武俠文稿

本社即將開闢一個屬於「柳殘陽口味」的武俠天地專欄，很誠懇邀請您踴躍投稿，武俠小說，一經錄用，除給予稿酬外，並邀請您加入本社基本作家行列。

同時，在元月份起，本社即將推出柳大俠後代新作品，盼望各位讀者及有興趣投入武壇的朋友，賜稿參加。

若您有武俠作品，不拘筆路、風格，合成竭誠歡迎您投稿或洽談。

收稿處：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合成書局）

電話：五四一七五九七

合成出版部 啓

風雲傲節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著　　者：柳殘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耀榮）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416）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八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